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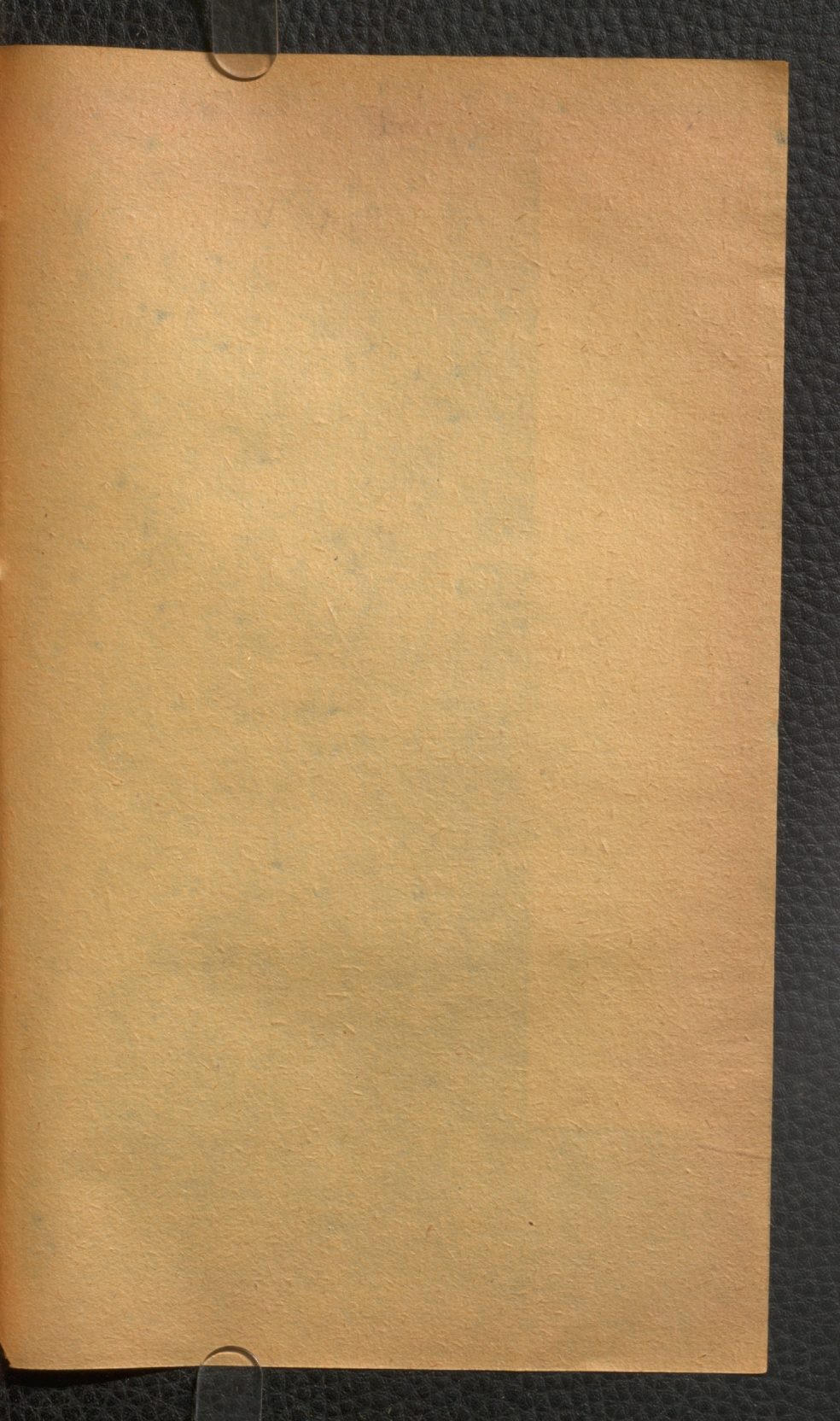
G Chinese

5

Vol V

精校古今醫案按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古今醫案按卷第五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昭南貽賢

七情

喜

戴人曰。昔莊先生治一人。以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脉。為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元關者也。然華元化以怒郡守。而幾見殺。文摯以怒齊王。而竟殺之。欲活他人。反戕厥躬。悲夫。

戴人路經古毫。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眾醫治之術窮。戴人以滄鹽。

成塊者二兩餘。火燒通赤。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碗。同煎三五沸。稍溫。與飲之。以釵探咽中。吐去熱痰五升。次服火劑。火主苦。解毒湯是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所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焰。即笑之象也。

怒

項關令之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眾醫處藥。半載無功。戴人視之曰。此難以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觝。又大笑。復於其傍。常以兩個能食之婦。誇其食美。此婦亦索其食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而瘥。

丹溪治一婦人。年十九歲。氣實多怒。不發。忽一日大發。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上衝故也。與香附末五錢。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煎。又與青黛。人中白。香附末。為丸。稍愈。後大吐。乃安。復以導痰湯加薑炒黃連。香附。生薑。下當歸。龍薈。丸。

憂

丹溪治陳狀元弟。因憂病咳唾血。面黧色。藥之十日不效。謂其兄曰。此病得之失志傷腎。必用喜解。乃可愈。即求一足衣食之地處之。於是大喜。即時色退。不藥而愈。由是而言。治病必求其本。雖藥中其病。苟不察其得病之因。亦不能愈也。

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法靖診曰。二寸脉微伏。是憂思致病。請示病因。徐曰。女子夢吞蛇。漸成此病。靖謂有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疾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夢蛇過憂成疾。當治意而不治病耳。

思

一富家婦。傷思慮過甚。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戴人診之。曰。兩手脉俱緩。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方而去。其婦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八九日。不寤。自是食進。脉得其平。

一女新嫁後其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臥如癡無他病多向裏牀坐丹溪診之肝脈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過思則脾氣結而不食怒屬肝木木能尅土怒則氣升發而衝開脾氣矣其父掌其面呵責之號泣大怒至三時許令慰解之與藥一服即索粥食矣朱曰思氣雖解必得喜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愈

丹溪曰一蜀僧出家時其母在堂及游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甚切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黃瘦倦怠時僧年二十五歲太無羅先生見之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許鈔十錠作路費曰不望報但欲救汝之命耳察其形稍甦脈稍充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僧遂如故又半月有餘與鈔十錠遂行

附 有士人觀書忘食一日有紫衣人立前曰公不可久思思則我死矣  
問其何人曰我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

悲

一婦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祈禳請禱不應許學士曰金匱云婦人  
臟燥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者甘麥大棗湯主之用其方十  
四貼而愈蓋悲屬肺經云在臟為肺在志為悲又曰精氣并於肺則悲是  
也此方補脾而能治肺病者虛則補母之義也

息城司侯聞父死於賊乃大悲哭罷便覺心痛日增不已月餘成塊狀若  
覆杯大痛不任藥皆無功乃求於戴人戴人至適巫者在其傍乃學巫者  
雜以狂言以譖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回壁一二日心下結硬皆散所  
謂喜勝悲內經自有此法也

資生經曰王執中母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會而愈後遇  
憂愁悽愴者灸此穴無不愈

恐

高逢辰表姪嘗遊惠山暮歸遇一巨神臥寺門恐懼奔避自是便弱日五十六次周恭曰驚則心無所倚恐則傷腎是為水火不交二臟俱病故其所合之府受盛失職州都不禁矣

震按此證當死或用參芪溫補之藥以圖僥倖

驚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於樓上夜值盜劫燒舍驚墮牀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躡足而行莫敢冒觸以聲歲餘不痊醫作心病治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見而斷之曰驚者為陽從外入也恐者為陰從內出也驚者為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於高椅之上當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大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几何必驚乎伺少定擊之驚少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暗使人



擊背後之窗。徐徐驚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其門窗，自夕達曙，寢息如故。夫驚者，神上越也。從下擊之，下視所以收神也。從此遂愈。

王中陽治江東富商，自奉頗厚，忽患心驚，如畏人捕之，聞脂粉氣即遺洩。晝夜坐臥，常欲人擁護，方安甫交睫，即陽動精滑，遍身紅暈紫斑，兩腿連足浸淫溼爛，膿下不絕，飲食倍常，酬應不倦，累醫不效。王診得六脈俱長，三部九候往來有力，兩手寸尺特盛，猝難斷證。因問之商，告曰：某但覺虛弱無力，多驚悸，及苦於下元不固，兩腿風瘡，侍奉皆賴婦人，而又多慾，不能自禁，奈何治之？王曰：時醫必作三種治。一者治驚悸，二者治虛脫，三者治風瘡。以余觀之，只服滾痰丸，然後調理，滿座愕然。王曰：此係太過之脈，總是溼痰為病，與火炎水涸神怯精傷者，本異標同也。遂去痰毒，不必纓治。服丸三日，脈稍平，曰：君連年醫藥不效，反增劇者，不識虛實，認假為真，故也。再令服三次，越五日，脈已和，不言驚悸之苦，但求遺泄之藥。王用豁

痰湯加茯苓煎服。月餘諸證悉減。乃用泥金膏。以新汲水調敷兩腿。乾則再上。周時洗去。則熱氣已衰。皮肉寬皺。然後用杖毒活血方。調敷全愈。

震閱洞虛子原案曰。此係太過之脈。心腎不交。又曰。水火亢行。心不攝血。運於下不能上升。凝於肌膚。日久溼爛。與火炎水濫。神不寧。陽頻泄者。本同標異也。其詞溢而義晦。不如曰。溼熱生痰。上壅下注。反覺徑捷。故僭改之。再查豁痰湯。亦逸人自定。乃以小柴胡湯去薑棗。加紫蘇薄荷。羌活陳皮厚樸枳殼南星。云治一切痰疾。與滾痰圓相副。或以前胡易柴胡。其泥金膏。則用陰地上蚯蚓糞三分。熟皮樸硝二分。同研細水調敷。杖毒活血方。則用蛇床子光草烏火煨。爐甘石枯礬。檳榔花粉。菜豆粉。凌霄花赤石脂白石脂。大薊根葉小薊根葉為末。另煎大黃汁調敷。云治杖瘡奇妙。

附

一富室子弟。因憂畏官事。忽患惡聞響聲。鞋履作聲。亦即驚怖。有事則彼此耳語而已。飲食自若。舉動無差。王令服滾痰圓二次。即能起坐。

應酬再以豁痰湯分心氣飲相間服之而愈。分心氣飲者乃二陳湯加紫蘇羌活桑白皮肉桂青皮腹皮木通赤芍也。又一人因相識官員為事猝為當道直入其室搜索男人即驚死其妻須臾甦省失志顛倒棄衣摸空王亦令服滾痰圓二次下咽即睡次夜又一服仍用豁痰湯加枳實服數日即安。

張路玉治河南督學汪緘庵媳產後病虛無氣洒洒然如驚常時效青黑結痰欲效則心中惺惺大動效則渾身麻木心神不知所之偶聞一聲響則頭面闕熱微汗神魂如飛越狀專事婦科者屢用補養心血之劑罔效虛羸轉劇邀張診之脈浮微弦而孔獨左寸厥厥動搖此必胎前先傷風熱坐草時迸力過甚痰血隨氣上逆衝過隔膜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異功散加童便煨浮蛤粉以清痰氣大劑獨參湯下來復丹以蒐滌痰積蓋痰在隔膜之上非焰硝無以透之血在隔膜之上非五靈無以瀉之然非藉人參相反之性不能激之使出也服數日神識漸寧形神漸旺改用歸脾

湯加龍齒沉香調理而康。

吳昭如室年壯體豐而素有嘔血腹脹脾約便難之恙兩遭回祿憂恚頻仍近于失血之後忽然神氣憤亂口噤目瞠石頑診之氣口數盛而促人迎弦大而孔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狀一醫以為證犯條欵不出五日當斃張謂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勢散漫今拈着衣被儘力扯摘定為挾驚挾怒無疑爪者筋之餘非驚怒而何況脈來見促當是痰氣中結殊非代脈之比詢其病因驚怒俱有遂用鈎藤鈎一兩煎成入竹瀝牛蓋薑汁五匙連夜服藥即得安寐次日六脈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減半調牛黃末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共去結糞五六十枚腹脹頓減脈靜人安稀糜漸進數日之間平復如常。

震按七情致病病本難治戴人丹溪治法神矣洞虛子專主痰火亦難奉為要訣石頑二案論病最精用藥更巧。

姑蘇朱子明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屬所憑莫能療戴元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以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愈

易思蘭治一婦渾身倦怠呵欠口乾經月不食強之不過數粒而已有以血虛治之者有以氣弱治之者有知爲火而不知火之源者用藥雜亂愈治愈病至冬微瘥次年夏間諸病復作肌消骨露三焦脈洪大侵上脾肺二脈微沉餘部皆平和此肺火病也以梔子仁薑汁浸一宿炒黑研細用人參麥冬烏梅煎湯調下進二服即知飢喜食旬日肢體充實如常後因久病不孕衆皆以爲血虛而用參芪之品半月胸膈飽脹飲食頓減至三月餘而經始通下黑穢不堪或行或止不得通利其苦萬狀復以四烏湯換生地加陳皮蘇梗黃芩山梔青皮枳殼十數劑一月內即有孕

震按首條之病鬱易辨涌法誠勝於服藥次條之病情難辨其方恐未能速效至於經閉已通病亦輕矣用藥固宜平穩

周慎齋治一人六脈澁滯。脇痛吐臭痰惡心食不下。蓋脇者少陽之分也。清氣不升。濁氣鬱于少陽之絡。故痛。濁氣上逆。故吐臭痰而惡心。濁氣故臭也。食不下者。少陽清陽之氣不升。則肝不能散精也。用柴胡白朮各二分。黑山梔甘草各五分。白芍丹皮各一錢。白茯苓廣皮各一錢五分。歸身八分。麥冬二錢。十貼全愈。

震按脇痛吐臭痰。昧者必妄認肺癰肺痿等病。得此論可與石山治臭痰一案並垂不朽。

紀華山雅自負而數奇。更無子。時悒悒不快。漸至痞脹。四年肌肉盡削。自分死矣。姑蘇張連水診而戲之曰。公那須藥。一第便當霍然。以當歸六錢。薤菜子一兩。香附童便炒八錢。下之。紀有難色。不得已減其半。張曰。作二劑耶。一服夜夢遺。舉家慟哭。張拍案曰。吾正欲其通耳。仍以前半劑進。胸膈間若勇士猛力一推。解黑糞無算。尋啜粥二碗。再明日巾櫛起見客矣。逾年生一子。

震按痞脹四年。肌肉盡削。一夢遺而半劑之藥如神。雖仲瀉所述。吾不敢信。

詐病

張景岳曰。予向同數友遊寓榆關客邸內。一友素耽風月。忽於仲冬一日。夜叩予戶。張皇求救。云所狎之妓。忽得急證。勢在垂危。倘遭其厄。禍不可解。予往視之。見其口吐白沫。僵仆于地。以手摸之。則口鼻四肢俱冷氣息如絕。陡見其狀。殊為驚駭。因拽手診之。則氣口和平。脈不應證。予意其脈和如此。而何以證危如是。沉思久之。豈即仲景所云詐病耶。復診其脈。安然如故。遂大聲於病妓之旁曰。此病危矣。須用極大艾圓。連灸眉心人中。小腹數處。方可活。惜花容損壞耳。余寓有艾。宜速取來灸之。然火灸尚遲。姑先與一藥。使其能嚥之後。倘有聲息。則生意已復。即不灸亦可。若口不能嚥。或嚥後不甦。當速灸可也。病妓聞予之言。竊已驚怖。惟恐大艾着身。藥到即嚥。嚥後少頃。即哼聲出。而徐動徐起矣。次日問之。乃知為喫醋而

發也。

震按此條乃人病脈不病尚易揣度。次條所載金吾公二妾相競一係燕姬其母助惡叫喊撒潑遂致氣厥若死自暮及旦不甦景岳初診之見其肉厚色黑面青目瞑手撒息微脈又伏渺若脫意其真危也欲施溫補恐大怒之後逆氣未散欲用開導恐脈之似絕虛不能勝請再診之則前此撒手今忽十指交叉於腹因而動疑及著手再診似有相嫌不容之意卒然猛扯之力強且勁益疑將死之人豈猶有力如是乃思其脈若此者或因肉厚氣滯北人稟賦使然或因兩脈夾緊奸人猝詐所致遂用前法以恐勝之藥甫到咽即活此比前案更難辨識也。

痰

丹溪治一室女素強健六月發煩悶困憊不食時欲入井脈沉細數弱口漸渴醫作暑病治不效又加嘔而瘦手心熱喜在暗處脈漸伏而妄語朱製局方妙香丸如芡實大井水下一丸半日大便藥已出矣病不減遂以



麝香水洗藥以鍼穿三孔涼水吞半日下稠痰數升得睡漸愈因記金匱云昔肥而今瘦者痰也

震按此證必須妙香丸若溫膽導痰等方無益也但以芡實大之丸藥而囓圖吞下一奇再以便出之藥而水洗鍼穿又復吞之更奇

立齋治一儒者背腫一塊按之則軟肉色如故飲食如常勞則吐痰體倦此脾虛而痰滯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少加羌活外用陰陽散以薑汁調搽而消後因勞頭暈作嘔仍以前藥去羌活加蔓荊子而愈

震按此即世人所謂溼痰流注也勞則吐痰體倦脾虛易明矣

閣老梁厚齋氣短有痰小便赤澁足跟作痛尺脈浮大按之則澁此腎虛而痰飲也用四物送六味丸不月而康仲景云氣虛有飲用腎氣丸補而逐之誠開後學之矇矓濟無窮之天枉腎氣丸即六味丸

震按四物湯送六味丸專補腎陰也若仲景所謂腎氣丸必以六味加桂附為是况氣短足跟痛尺脈澁僅用六味恐不效此案與治孟都

憲案同法。梁則小便赤澇。孟則遺尿。梁則尺浮大而按之澇。孟則尺浮大。按之如無。孟加眩暈尤易辨也。

李士材曰：翰林李集虛勞而無度，醉而使內汗出多痰，服寬腸化痰之藥，轉覺滯悶，診其脈沉而澇，兩尺尤甚。余謂其婿曰：痰得澇脈，一時難愈。況尺中澇甚，精傷之象也。在法不治，勉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二劑，有小效。眾皆喜。余曰：澇象不減，脈法無根，死期近矣。果十餘日而歿。

震按：此與梁厚齋案同一澇脈而死生不同者，彼惟尺脈浮大，按之則澇。此是六部沉澇，兩尺尤甚，輕重自別也。況又云脈法無根，想是沉而細澇。按之欲絕耳。不然，哮喘門中顧明華案亦係澇脈，何以先補養而繼吐下，仍能愈之耶。

李士材治秦景明，素有痰飲，每歲必四五發，發即嘔吐不能食。此病久結成窠囊，非大涌之弗愈也。須先進補中益氣，十日後以瓜蒂散頻投，涌如赤豆沙者數升，已而復得水晶色者升許如是者七補之，七涌之，百日而

窠囊始盡專服六君子。八味丸。經年不輟。

震按長於治痰者。前有張戴人。後有王隱君。然可施於人。強證實。若虛者。非所宜也。此案七補七涌。足以匡救兩家之法。夫人身本無所謂痰。痰因病而生耳。惟治其所以生痰之病。則痰自除。至方書所載有風痰。寒痰。火痰。溼痰。燥痰。清痰。老痰。味痰。酒痰。鬱痰。頑痰。驚痰。虛痰。種種名色。而變現諸證。千態萬狀。又似種種雜病。此又不得以種種雜病法治。但治其痰。則病自去。蓋標而本之。本而標之。總在醫家之變通也。

痞滿

滑伯仁治一人。苦胸中痞滿。憤憤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脈之關以上。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蓋得之厚味醢酒。肥膩炙燻。蓄熱而生。溼溼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但冬月降沉之令。未可行此法。乃候至春日晴朗。以藥探吐之。大吐異色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

則胸中洞爽矣。

震按此病認為痰飲。皆人所能。惟冬月降沉之令。未可涌吐。乃先聖成法。守得極是。

孫東宿治陳光祿松奕翁。常五更胸膈脹疼。寒熱溫涼。徧嘗不效。診之右寸軟弱。左平。兩尺亦弱。孫曰。此肺腎二經之不足也。補而斂之。可無恙矣。以人參補骨脂。山茱萸各三兩。鹿角膠。鹿角霜五兩。杜仲。巴戟。茯苓。車前。各一兩五錢。山藥二兩。鹿角膠。酒化為丸。空心淡鹽湯送下。又以御米殼三兩。去筋膜。蜜水炒。訶子。麩煨去核。一兩。陳皮一兩五錢。蜜丸。五更枕上白湯送下。一錢。服一月。病不再發。

震按人參鹿膠之丸。人猶能用。粟殼訶子之方。夢想不到矣。與陳武塘噙化丸。可比熊掌。猩唇。各一異味。

李古愚每食後即大便。腹皮稍脹急。胸膈飽悶。醫與參朮。則痞悶愈甚。小水清而長。孫脈之。左寸瀉。右寸滑。按之如黃豆大。且鼓指。關尺之脈皆弦。

小左尺脈迢迢有神氣據脈乃積痰鬱滯于肺莫能出以致大腸之氣不固也法當致丹溪治乃叔用吐吐去上焦痰積而大便自實矣先用苦梗萊菔子各三錢白蔻仁橘紅山梔仁各一錢川芎五分生薑三片葱三根煎服探吐不能盡出又以萊菔子一合搗漿水加蜂蜜與半碗飲之始吐膠痰二碗平日每小水則大便並行吐後小水始能獨利連行三四次而胸腹寬舒初亦以吐為懼至是豁然稱快大便亦不頻下矣再以二陳湯加白朮旋覆花麥芽調理而全安

震按右寸滑而有力故知肺有積痰左尺迢迢有神故可吐而不傷

景岳治一少年素日飲酒亦多失飢傷飽一日偶因飯後脇肋大痛自服行氣化滯等藥復用吐法盡出飲食吐後逆氣上升脇痛雖止而上壅胸膈脹痛更甚且加嘔吐再用行滯破氣等藥嘔痛漸止而左乳胸肋之下結聚一塊脹實拒按臍腹隔閉不能下達每於戌亥子丑之時則脹不可當因其嘔吐既止已可用下凡大黃芒硝稜莪巴豆等藥及菔子朴硝大

蒜橘葉搗卷等法。毫不能效。而愈攻愈脹。因疑為脾氣受傷。用補尤覺不便。湯水不入者。凡二十餘日。無計可施。窘劇待斃。只得用手揉按其處。彼云。肋下一點。按着則痛。連胸腹及細為揣摩。則正在章門穴也。章門為脾之募。為臟之會。且乳下肋間正屬虛里。大絡乃胃氣所出之道路。而氣實通於章門。因悟其日輕夜重。本非有形之積。而按此連彼。則病在氣分。無疑也。必須經火則氣散。乃以艾灸章門十四壯。兼製神香散。使日服三四次。脹果漸平。食亦漸進。始得保全。

震按灸法可佐吐下補三法所不及。然亦有效有不效。此能效者。想其尚屬少年耳。

陳武塘曰。余長子揆。向患遺精。於天啟丁卯冬。遺證大作。腎竅漏氣。出如煙霧。時作時止。眠食漸減。形瘁骨痿。大便艱澀。其色頗黑。用豬膽汁入大黃皂角末導之。初用甚快利。并上部諸火亦覺清息。延至戊辰六月。則愈導愈秘。因思膽汁大黃苦寒。皂角刮削脂膏。故求潤而彌燥。乃以豬膽去

汁入蜜同溫水滿之。以為導。導久而便始不艱。然至戊辰八月後不能起。牀又至己巳五月。肌肉愈瘦。眠食愈減。胸膈如有物踞之。腹則空虛。上則痞悶。每食少許。輒停留不下。隔六七時猶噉呼吸之氣。亦礙而不暢。以為因虛致滯。則服人參必增慙。以為稠痰畜血。用疏快之劑。又全無功。身常畏寒。夏令猶掩重幃。惟身不熱。口不渴。聲音雖輕而不變。面色白而不赤。不黑。每日僅用粥餌二盞。或終日不食。旁人疑在旦暮。卻又縣延兩載。時名醫高果哉。孫見心。辰夕診治無功。又延姑蘇柯生。柯大言人也。乍聞其論。不勝喜。及治罕效。乃追憶從前大腸氣數不禁。遂覺胸膈痞悶。繼因過防衄證。日飲童便及滋清藥太多。大便漸順。然大便後即覺腹中虛怯。而胸膈分毫不寬。若大便所下甚多。則胸膈痞悶愈甚。於是疎上補下。茫無措手。遂延鎮江張承溪至。張診二次。而曰。男子久病。以太路衝陽脈決其死生。今六部無險。太路衝陽有根。必不死之脈也。其證名為下脫。凡陽氣上絕。陰氣不得上交於陽。則為下脫。陰數漏氣是也。陰氣下絕。陽氣不

得下交於陰則為上脫耳。中出氣是也。方家以失血之證為錯經妄行。而不知氣證亦有錯經妄行者。蓋腎納氣過瀉成虛。則腎氣不能自納。遂錯行而妄漏。經云。醉飽入房。五臟反覆。五臟部位。宜有反覆之理。正謂其氣錯亂也。今未能提其氣。復使歸經。所以時漏不止。漏則氣虛。氣虛於下。則痰結於上。故飲食難化。而成鬱結痞悶之證。今用藥宜疏導鬱滯。不宜誤用滋陰。宜有提有降。合成疏通。不宜專用順氣。若認此為陰虧之證。遂謂虛勞不受補者不治。則大誤也。陰虛生內熱。豈有陰分大虛。臥床一年。有半而不發骨蒸潮熱者乎。滋陰之藥。不惟無功。且於開胸膈。進飲食。有大礙。今但使膈間日寬一日。穀氣日增一日。則陰不補而自補矣。氣色可指日而待。煎方用蘇子山查各二錢。橘紅半夏麩各一錢五分。茯苓烏藥香附五穀蟲各一錢。升麻八分。柴胡四分。臨服入薑汁二匙。此方疏鬱為主。而升降互用。其旨頗精。服二十劑。雖不大效。然視向之服一藥。增一病。則膏壤矣。秋初張別去。余因其疏鬱大旨。為之推廣。通變自定。噲化丸。用人



參六錢。醋製香附、橘紅各四錢。貝母、桔根各三錢。松羅茶二錢。白礬、砂西牛黃、乾蟾、炙存性各一錢。薄荷葉三分。以烏梅肉二錢蒸爛。同竹瀝、梨膏為丸。每丸一錢。余因胸中結塊。原起於午食後即卧。用噲化丸。使睡中常有藥氣疏通肺胃之間。彼將欲結。藥往疏之。新結不增。舊結漸解。卧時成病。亦治以卧時。且病在膈上。不用湯之蕩滌。丸之沉下。而用噲化徐徐沁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服六七十丸後。膈間漸寬。爾時醫家疑氣墜之證。恐深秋逾劇。以秋金主降也。余謂肺主氣。氣得其令。則降者自降。升者自升。各得本職。非謂有降而無升也。能使清升濁降。則氣墜之病。正宜愈於深秋。至八月。病人偶傷麥粉。下以沉香丸。忽去膠痰數升。胸膈頓爽。殆藥力漸到。元氣漸回。邪無所容。而乘勢自下也。然氣弱形羸。長卧不起。如故。冬底醫家又防春來木旺。脾病轉劇。余曰。無憂。凡脾受肝尅。則畏木氣來侵。今乃脾困而非脾弱。冬氣閉塞。脾困所畏。幸喜及春。方藉木氣以疏通之。已而食果稍增。肌亦漸澤。五臟之情。變化如此。第執生尅之常。幾何。

而不誤人。庚午夏四月，張公復至，曰：膠痰去，病本拔矣。骨痠不能自行立者，溼氣留伏脾經故也。投以白朮煎，用白朮一觔，蒼朮四兩，作膏服之。未終劑立起。此病奇而久，約費千日之醫治，竟得全生，故備誌之。

震按：陳公以縉紳先生而講醫理，卻極精深，所論噙化丸治法微妙，切合病機。雖老醫見不到此，至於張承溪之用朮煎，不認骨痠為腎虛而為脾溼，見亦高人數倍矣。

### 吞酸吐酸

丹溪治一人，因心痛久服熱藥多，兼患吞酸，以二陳湯加芩連白朮桃仁郁李仁澤瀉服之，累湧出酸苦黑水如爛木耳者。服久心痛既愈，酸仍頻作，有酸塊自胸膈間築上咽喉甚惡，以黃連濃煎冷候，酸塊欲升即與數滴飲之。半日許下數次而愈，乃罷藥。淡粥調之。一月時已交春，節旬餘中腕處微脹急，面帶青氣微喘，時天尚寒，蓋脾土久病衰弱，遇木氣行，令脾受肝凌也。急以索矩六和湯與之，四日而安。

立齋治一儒者面色痿黃胸膈不利吞酸噎腐頻服理氣化痰之藥大便不實食少體倦此脾胃虛寒也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漸愈兼用四神丸而元氣復。

震按二條治熱治寒各極其妙。朱案不用左金之反佐識見最高。薛案之四神不若去五味肉果。換以參朮薑附為更妥也。薛又有一案現證皆同更加足指腫痛指縫出水其人先服二陳二妙黃連枳實薛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而愈。真絲絲入扣之方矣。蓋脾虛挾寒脾虛挾溼同中有異耳。周慎齋治吞酸專用吳茱萸。歷叙其效。則又單管得寒溼二字。

### 嘈雜

孫東宿治葉潤齋年近四十心高嘈雜好啖肉尤好雞一日不能缺缺即身浮力倦神魂無措必急得肉見則大嚼及入腹腹又大痛痛極則吐酸水稠涎然後痛稍定又思肉啖也人疑為祟孫診之六脈大小不等觀其

色唇紅臉黃。問之則曰痛雖苦尚能熬。若嘈雜則偏身淫淫。蘇蘇左右無可奈何。手足無所把握。有近於死。急需肉以救命。孫曰據色脈乃蟲證。非崇也。先予雄黃丸一服不瘳。改以膩粉五分。史君子末一錢。用雞子打餅。五更空心飼之。辰刻下長蟻十條。內有二大者。長尺餘。下午又下小蟲百餘。自此不喜肉。而嘈雜良愈。

震按嘈雜證。丹溪謂是痰。因火動。乃噎膈之漸。故多用黃連。山梔。蒼朮。半夏。白芍之類。然亦有思慮傷血者。有腎陰虛而胃火旺者。又宜用生地。阿膠。柏子仁。麥冬。石斛。蘆根之類。若此案乃蟲蝕脂膏。嘈雜門中所未載。故特選之。昔年曾見葉天翁治一婦人胸痞心嘈。用鹽水煮石決明三錢。經霜桑葉二錢。丹皮一錢。黑梔一錢。三角黑胡麻二錢。細生地三錢。四貼而愈。此又肝火鬱於胃之嘈雜也。

嘔吐

虞天民治一婦年三十。產後因食傷。致胃虛不納穀。四十餘日矣。聞穀氣

則惡心而嘔聞藥氣亦嘔虞用順流水二盞煎沸泡仗龍肝研細攪渾放  
澄清取一盞入參苓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  
麩一錢陳米一合加薑更同煎至七分稍冷服此藥遂納而不吐別以陳  
米煎湯時時嚥之日進前藥二三服漸能納粥而安後以此法治人悉驗  
薛立齋見一人嘔吐痰涎發熱作渴胸膈痞滿或用清氣化痰降火前證  
益甚痰涎自出薛曰嘔吐痰涎胃氣虛寒也發熱作渴胃不生津也胸膈  
痞滿脾氣虛弱也須用參芪歸朮之類溫補脾胃生發陽氣諸病自退不  
信仍服前藥虛證悉至復請治薛曰飲食不入呃逆不絕泄瀉腹痛手足  
逆冷是謂五虛煩熱作渴虛陽發於外也脈洪大脈欲絕也死期迫矣或  
曰若然殞于日乎殞于夜乎薛曰脈洪大當殞于晝果然

震按此條與張克明咳嗽吐痰證治相同彼以溫補而愈此以清劑而  
死薛公之善用溫補與戴人之善用涌泄皆舉一可以例百也

王中陽治一宦家婦人忽患心腹冷痛遂嘔吐去盡宿汁不已而又吐清

涎如雞子清之狀。一嘔一二升許。少頃再嘔。百藥不納。噁唾亦不能順下。已經三日。但聰明不昧。分付家事。以待就木。王診其脈。六部弦細而長。令服滾痰丸三十九。並不轉逆。須臾坐寐。移時索粥食之。次日再進三十九。兼服局方茯苓半夏湯。再服錢氏白朮散。飲食如舊。

李士材治兵尊高元圃。久患嘔吐。李診之曰。氣口大而軟。此穀氣少而藥氣多也。且多犯辛劑。可以治表實。不可以治中虛。可以理氣壅。不可以理氣弱。用熟半夏五錢。人參三錢。陳倉米一兩。白蜜五匙。甘瀾水煎服。十劑全安。

又治屯院孫瀟湘。夏月食瓜果過多。得食輒嘔。二十日弗止。因頓牀褥。手足如冰。舉家驚惶。李曰。兩尺按之有神。胃氣縷縷不絕。祇因中氣本弱。復為寒涼所傷耳。遂用紅豆丸。連進三服。至明日。便能食粥。兼與理中湯。加丁香。沉香。旬日之間。飲食如常矣。

孫東宿治邵姓者。年五十。嘔吐物如爛猪肺狀。胸背脹。前醫以翻胃治不

效反加潮熱煩躁飲食不入因謂肺壞辭不治孫診之兩寸滑數左關尺  
濇乃曰若果肺壞聲音當啞今聲亮而獨胸背作脹由於酒後忿怒瘀血  
痰飲積於胸膈為病耳以滑石茜草桃仁小薊歸尾香附貝母山梔仁枳  
殼甘草十貼而全安

震按千金方載粥食湯藥皆吐不停者灸手間使穴三十壯若四肢厥  
脉沉絕不至者灸之便通查手間使穴乃手厥陰穴在掌後三寸此與  
今人遇嘔而不能納藥者以手繫捻病人兩手脈息即可嚙下其法暗  
合又宋人小說載史載之治朱思古聞葷腥即嘔惟以湯沃淡飯些少  
時時食之醫莫能治史曰此證內經有之名曰食挂凡人之肺六葉舒  
張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  
嗜食遂用清氣潤肺藥服三日病者鼻聞肉味覺香取啖之甚美此係  
邪說江篁南謂非記者假託即史公之妄言欺世誠然

景岳治胡宅小兒年甫三歲偶因飲食不調延幼科診治所用之藥無非

清火化滯等劑因而更損胃氣反致嘔吐溏泄復加清利遂致吐衄初止數條漸至數十條細如燈草甚至成團攪結而出早晚不絕所下者亦如之羸困至極求治於張先與溫胃飲二三劑其蟲朝夕不止其多如故初不識其何所從來而神化之速一至如此乃翁切懇先逐此蟲張弗聽且曰公之所畏者蟲也予之所畏者胃氣也凡逐蟲之藥無有不傷胃氣者若胃氣再傷非惟不能逐蟲而命必隨之矣仍用前藥倍加人參佐附子二三劑而嘔吐漸稀瀉亦隨止瀉止後乃以理陰煎溫胃飲出入間用十餘日而蟲漸少一月餘而飲食進肌肉生復元如故矣蓋此兒因涼藥傷脾胃胃虛寒陰溼內注以致生蟲但使脾胃日強則拔去化蟲之源病方全愈也

附吳參軍者鮮蘑菰多食之大吐大瀉醫謂速宜解毒用黃連桔梗黑豆甘草枳實之屬連進而病益甚胸腹大脹口乾氣喘水飲皆不能受危窘已甚景岳視之曰毒有不同豈必黃連甘桔乃可解耶蘑菰一物



必產於深坑枯井。或沉寒極陰之處。其得陰氣最盛。故肥白最嫩也。公中此陰寒之毒。而復解以黃連之寒。病不更增耶。遂用人參白朮炙甘草薑附子茯苓等。一劑而嘔少止。再劑而脹少殺。隨大加熟地。以兼救其瀉亡之陰。前後凡二十餘劑。復元如故。

又竇氏全書載一人。春月將熟猪羊肉。露放月臺之上。明日治以燕窩。凡二十餘人。皆吐嘔不安。惟二三人不吐嘔。蓋食肉少而飲酒多也。一老醫云。此夜露之毒也。露惟秋夜之氣清。故不毒。若春夏俱有毒。以甘草煎湯飲之。即愈。

震按此說亦不可不知。然露後不再蒸煮所致。若加烹飪。露之毒豈能存乎。

### 噎膈

丹溪治一少年。食後必吐出數口。卻不盡出。膈上時作聲。面色如平人。病不在脾胃。而在膈間。其得病之由。乃因大怒未止。輒食麵。故有此證。想其

怒甚則死。血菀於上。積在膈間。礙氣升降。津液因聚為痰。為飲。與血相搏而動。故作聲也。用二陳加蘘汁。蘿蔔子。二日。以瓜蒂散吐之。再一日。又吐之。痰中見血一盞。次日復吐之。見血一鍾而愈。

又一人不能頓食。喜頻食。一日忽咽膈壅塞。大便燥結。脈濇。似真臟脈。喜其形瘦而色紫黑。病見乎冬。卻有生意。以四物加白朮。陳皮。濃煎。入桃仁十二粒。研再沸飲之。更多食。諸般血以助藥力。四十餘貼而便潤。七十貼而食進。百貼而安。

震按丹溪治噎膈反胃數條。皆以瘀血治而效。如一人因跌仆後。中脘即痛而起。一人食入必屈曲下膈。梗澁微痛。由臘月常飲點剝酒而起。其脈皆濇。皆以蘘汁冷飲得愈。然係噎膈之漸。未成真病也。又如一人勤勞而有艾妻。且喜酒。病反胃半年。脈濇不勻。重取大而無力。用新溫牛乳細飲之。日夜八九盞。以滋精血。佐甘蔗汁以解酒毒而安。一人多服金石房中藥。病噎膈得吐則快。脈濇重取弦大。用竹瀝。御米煮為粥。

頻頻少與之遂不吐。繼以米粥入竹瀝。又繼以四物加陳皮。月餘而安。此皆病重藥輕。不知何以奏捷如此。及考汪石山治噎膈案。一曰面青性急。肝木盛也。脈緩而弱。脾土虛也。用異功加神麩。少佐黃連。一曰脈皆浮洪。弦虛得之酒與勞。年踰六十。大虛證也。用人參三錢。白朮歸身。麥冬各一錢。陳皮七分。香附六分。黃芩五分。白芍八分。乾薑四分。黃連三分。煎服五貼。而脈斂。膈寬。飲食能進。方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後當仰則於此。

汪石山見一人形瘦而蒼。年踰五十。診其脈皆弦濇而緩。尺脈浮而無根。曰尺脈當沉。反浮。病主腎水虧乏。其餘脈皆弦濇而緩者。弦脈屬木。濇為血少。緩脾脈也。以脈論之。乃肝木凌脾。而血液枯槁。當成噎膈證也。問之胸膈微有礙。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膈而卒。

震按石山論脈最為精細。若今人診得弦濇而緩。必謂緩為有胃氣。則生也。至如尺脈之浮而無根。或匆匆不及致詳矣。

虞天民治一人年五十餘。夏秋間得噎證。胃脘痛。食不下。或食下良久復出。大便燥結。人黑瘦甚。右手關前弦滑而洪。關後畧沉小。左三部俱沉弦。尺帶乳。此中氣不足。木來侮土。上焦濕熱鬱結。成痰。下焦血少。故大便結燥。陰火上衝。吸門故食不下。用四物以生血。四君以補氣。二陳以祛痰。三合成劑。加薑炒黃連。枳實。瓜蒌仁。少加砂仁。又間服潤腸丸。或服丹溪墜痰丸。半年服煎藥百餘貼而全愈。

**震**按此與石山用人參三錢之案大同小異。

王中陽治一村夫。因食新筍羹。噤納間。忽一噎。延及一年。百藥不效。王以華撥麥芽青皮。人參。苦梗。柴胡。白蔻。木香。良薑。半夏。麩為末。每一錢。水煎熱服。次日病家來報曰。病人近日自己津唾亦嚥不下。昨藥幸納之。胸中沸然作聲。覺有生意。王遂令其以米作粉。煮粥。入藥再煎。勻啜之一。吸而盡。連服數日。得回生。因名其方曰還魂散。

**震**按風勞鼓膈四大惡病。而噎膈尤惡。十有九死。此云村夫食筍成噎。

想不過阻其氣道耳。亦必無一年之久。若一年則胃氣垂絕矣。此微之  
人參。豈敵青皮。麥芽。木香。桔梗。柴胡。薑。撥。等之辛燥。攻散耶。至如華元  
化以蒜酢吐蟠胸之蛇。絳州僧以藍靛化破喉之魚。南唐烈祖食飴而  
噎。吳廷紹之用楮寔。外臺王燾幼年反胃。衛士之用驢溺。凡屬醫書。無  
不詳載。然求其驗者。殊少。要知返魂散及此種單方。非以治七情酒色  
之噎膈也。若憂鬱憤懣。或縱酒肆慾而成者。惟人參為主。合對證之藥  
投之。十中猶救一二。餘皆宛轉就死。無法可施也。孫兆用附子一箇。剉  
中納丁香四十九粒。浸以生薑自然汁。煮乾末服。想治陰寒之膈。嵩崖  
用黃連濃煎。遞入金銀田螺。蘿。菴。菹。菹。葉。四汁。再加竹瀝。童便。人羊  
牛三乳熬膏。想治熱燥之膈。方可並驅。效難操券也。張雞峰謂須內觀  
靜養。丹溪王案詳載。坐功運氣。二說有至理存焉。猶恐迫不及待耳。  
李士材治邑宰張孟端夫人。憂怒之餘。得食輒噎。膈中隱隱痛。李曰。脈緊  
且滑。痰在上脘。用二陳加薑汁竹瀝。曰。半夏燥乎。李曰。溼痰滿中。非此不

治遂用四劑病尚不減改大半夏湯服四貼胸痛乃止又四貼而噎亦減服二十劑而安。

又治江右太學方春和年近五旬多慾善怒患噎三月日進粉飲一鍾腐漿半鍾且吐其半六脈細軟此虛寒之候也用理中湯加人乳薑汁白蜜半夏一劑便減十劑而日進糜粥更以十全大補加竹瀝薑汁四十貼諸證皆愈。

嘉定錢遠之二十五歲以鼓盆之戚悲哀過度不能食飲又十餘日粥亦不能食隨食隨吐二便閉澀自謂必死求診于李李曰脈按有力非死證也以酒蒸大黃加桃仁當歸砂仁陳皮蜜丸與服凡五服而下燥屎乾血甚多病若失矣數日之間能食倍常。

震按此非噎膈不過憂忿而氣閉血瘀暫時關格耳其所以易愈者病暴起而脈有力也若前二案未必見效。

易思蘭治一人胸膈胃脘飽悶腹仍飢而不能食腰腿痠疼坐立戰搖日

夜臥榻大便燥結。每日雖進清粥一二鍾。食下即嘔吐酸水。醋心。眾作膈治不效。易診左右寸關俱沉。大有力。兩尺浮。中沉。三候俱緊。按之無力。乃曰。此氣膈病也。兩寸居上。其脈當浮。今卻沉。大左寸沉者。神之鬱也。右寸沉者。氣之鬱也。大者。火也。氣有餘。即是火。火鬱在上。故胸膈飽悶。凡湯水入咽。逆而不下。停於胃口。為火燻蒸而成酸水矣。兩尺俱緊者。此又寒邪從虛而入。主腰腿痠疼。坐立戰搖而不能起矣。法當開導其上。滋補其下。乃以越鞠丸加蘇梗。桔梗。木香。沙參。貝母。作湯服。以暢衛舒中。火鬱發之之義也。另用八味丸以補下焦。又塞因塞用之法也。服數日。上則暖氣。下轉失氣。可以納穀而自立矣。

周慎齋治一人年五十五。胸前微痛。無休息時。六脈俱無。胃氣。惟胃脈畧緩。蓋胸中受氣于丹田。時時心下微痛。乃丹田陽氣不到胸中。膈氣無疑。脾脈微緩。調理脾胃。猶可遷延。保元湯加山藥沉香。

又治一女。喉間常起噎哽。飲食難消。舌上乾燥。胸前痛。如有所傷。兩腿無

力。面上肉緊。六年矣。方用六味湯加白芷細辛各八分。

一人飲食能進。遇子時則作吐。作瀉。慎齋謂其人必苦憂思。思則脾氣鬱結。不能散精于肺下。輸膀胱。故津液直入大腸而瀉也。吐者脾不健運。不能傳化。幽門宿食積于胃中。子時陽生衝動。陳垢故吐也。宜扶脾為主。用人參白茯苓山藥各一錢。炙草五分。附子製烏藥三分。薑一片煎服愈。

震按慎齋三案。非真膈證。然治法新奇。可與喻西昌分道揚鑿。西昌載膈證三案。亦非真膈證。如李思萱室。以參湯調赤石脂末。是胎前嘔噦。洞瀉也。黃旭室。以六君加旋覆煎湯調石脂末。是胎前大嘔痰沫。二便不通也。倪慶雲先服理中六劑。次用旋覆煎湯調赭石末。是嘔吐黑臭水及噫氣不絕也。此皆暴病形似關格。與由噎而膈以漸加重者懸殊。故不錄。

張路玉治朱彥真酒膈不食。惟日飲熱酒一二觥。少頃即作酸嘔。出膈間大痛。治久不效。良由平昔好飲熱酒。死血留胃口之候。授以人參散。參一



兩煎成。加麝香五釐。冰片三釐。三劑便能進食。蓋麝片善散胃口之痰。與瘀血耳。十劑後改服栲子仁湯而愈。

沈錫蕃。平昔大便燥結。近患噎膈。月餘。雖素稟豐腴。日來面色皎白。大非昔比。時方穀雨。正此證危殆之際。始求治于石頑。診得六脈沉澁。按久則衰。幸舉指即應。為疏六君子湯。下一味狗寶作散。調服。甫十劑而嘔止。食進。再二十劑而穀肉漸安。起居如故。惟大便尚覺艱難。乃以六味丸去澤瀉。加歸芍。首烏。作湯服。至月餘。便溺自如。秋深更服八味丸。三月而康。大抵噎膈之人。體肥痰逆者。可治。枯癯津衰者。多不可治。同時有同道王公峻。患此稟氣病氣。與沈相類。誤信方士。專力委之。而致不起。顧人月亦患此證。自謂脹急。不當用參。日服仙人掌。對坐草而斃。郭孝聞。八月間噎食艱。進六脈弦勁搏指。延至來春三月。告殂。然瘦人間有可療者。昔秦伯源。噎膈形神枯槁。神志鬱抑。且不能勝湯藥之費。予門人鄒恆友。令其用啄木鳥入麝熬膏。時嗅其氣。以通其結。內服消遙散。加香砂。以散其鬱。不數劑。

所患頓除。厥後海貨行陳君用噎膈亦用此法而愈。兩君至今色力尚強。又一農人噎膈不食。時嘔清涎如赤豆沙水。此屬血瘀于內。可知矣。庸師不審。誤用消尅破氣藥。而致絕粒不食。其鄰叟憐之。述伊病苦。求救于予。遂擬一方。用桂苓飲加當歸桃仁丹皮牛膝。以熬枯黑糖和麩蟲漿調服。下溏黑如污泥者甚多。當知農人戮力受傷。血鬱于內。而致嘔逆。但當攻其積血。嘔逆自已。孰謂治病不求其本。而可輕議其藥哉。

震按石頑治病。喜用古方。而雜以新藥。能生後學之智慧。如此數條。雖皆前賢成法。無甚精義。然錄之。亦可以充廣識見。至如臨證指南。有生薑瀉心湯。附子瀉心湯。進退黃連湯。外臺茯苓飲。加黃連乾薑理中湯。加丁香吳茱萸及妙香丸。與鮮地麥冬栢仁杏仁蘇子松子芝蔴諸汁。亦是前賢成法。總可以治假膈證。不可以治真膈證。試觀仲景金匱。祇有反胃湯藥。不載噎膈情形。雖醫中之聖。亦無法以治之也。

呂元膺治一僧病。診其脈。獨右關浮滑。餘部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瘖。問之而信。乃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翌日遂解語。

震按右關浮滑。豈無風與痰。為嘔吐煩懣等證。而獨決其醉卧當風以成瘖耶。此必於望聞問之間參合得之。然亦巧矣。

丹溪治一中年男子。傷寒身熱。醫與傷寒藥。五七日。變神昏而瘖。遂作本體虛有痰治之。人參五錢。黃芪白朮當歸陳皮各一錢。煎湯入竹瀝薑汁飲之。十二日。其舌始能語一字。又服之半月。舌漸能轉運言語。熱除而痊。蓋足少陰脈挾舌本。脾足太陰之脈連舌本。手少陰別脈繫舌本。故此三脈虛則痰涎乘虛閉塞其脈道。而舌不能轉運言語也。若此三脈無血。則舌無血營養。亦瘖。經曰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為舌難。以言。又言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為瘖。治當以前方加補血藥也。

一男子五十餘歲。嗜酒吐血後不食。舌不能言。但渴飲水。脈畧數。與歸身

芍地各一兩。參朮二兩。陳皮一兩。五錢。甘草二錢。入竹瀝。童便。薑汁少許。二十餘貼。能言。若此三脈風熱中之則其脈弛。縱。故舌亦弛。縱。不能轉運。而瘖。風寒客之。則其脈縮急。故舌卷而瘖。在中風半身不收求之也。

震按此三條皆治舌瘖。非喉瘖也。首條化痰通竅。是實證。次條傷寒五七日神昏而瘖。豈無實熱證。用大黃黃連石膏者耶。而猥云作體虛有痰治也。魏註云。恐熱傳少陰心經。此案不可為訓。極是。但細讀之。案中不載舌乾胎黑便秘煩躁等證。則所謂神昏者。身熱人靜而嘿嘿耳。且必有欲言不能言之狀也。其脈亦必濡滑無力也。參芪朮服之數日。病無進退。即可知其對證。觀於十二日舌始語得一字。又半月而舌能言。熱乃退。全繪一虛證情形矣。凡遇傷寒舌瘖者。宜以此條尋繹之。勿竟以陶氏熱傳手少陰心經句。僮侗為治。第三條吐血後不食。舌不能言。是虛證無疑矣。渴飲水。脈帶數。不與滋陰而與參朮。翁之見識高哉。孫兆治曹都使新造一宅落成。遷入經半月。飲酒大醉。卧起失音。瘖不能

言召孫視之曰因新宅故得此疾耳半月當愈先服補心氣薯蕷丸繼用細辛川芎十日其疾漸減二十日全愈曹既安見上問誰醫曰孫兆上乃召問曰曹何疾也對曰凡新宅壁皆溼地亦陰多人乍來陰氣未散曹心氣素虛飲酒至醉毛竅皆閉陰溼之氣從而乘心經故不能語臣先用薯蕷丸使心氣壯然後以川芎細辛去溼氣所以能語也

附一人驚氣入心絡瘖不能言以蜜佗僧研細一匙許茶調服遂愈有人因伐木山中為狼所逐而得是疾或授以此方亦愈蓋心開竅於舌故溼氣入心驚氣入心皆使舌瘖也

丹溪治一人遺精誤服參芪及升浮劑遂氣壅于上焦而瘖聲不出乃用童便浸香附為末調服疏通上焦以治瘖又用蛤粉青黛為君黃檗知母香附佐之為丸填補下焦以治遺十餘日良愈

江云本草言尿主久嗽失音故治瘖多用尿白能降火故也

一男子年近五十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風寒食酒肉遂厥氣走喉病暴瘖

與灸足陽明別之豐隆二穴各三壯足少陰照海穴各一壯其聲立出信哉聖經之言也仍以黃芩降火為君杏仁陳皮桔梗瀉厥氣為臣訶子瀉逆甘草和元氣為佐服之良愈

一鄉人力田辛苦復飢甚飲食驟飽倦卧半嚮醒後忽啞不言如是者二十餘日矣高鼓峯診之曰勞倦傷脾飢飽傷胃陽明之氣過而不升津液不行竇門擁溢故語言不能出耳以補中益氣湯十大劑與之偶午睡覺通身汗下言語如常

王惟一數年前雖有血證而年壯力強四月間忽患效嗽服發散藥後痰中見血數口繼服滋陰藥過多遂聲啞而啞時覺胸中氣塞遷延月餘邀張路玉診之脈雖沉澁而按之益力舉之應指且體豐色澤絕非陰虛之候張曰台翁之聲啞是金實不鳴非金破不鳴之比因疏導痰湯加人中黃澤瀉專一滌痰為務四劑後痰中見紫黑血數塊其聲漸出而啞未除更以秋石兼人中黃棗肉丸服經月而聲音清朗始終未嘗用清理肺氣

調養營血藥也。

震按四條皆是喉瘖而治法各異其異處仍合於古訓切於病情故能取效。若今人之用叫子蘆衣等物雖若新奇而與病無涉效何由得。

咳嗽

張戴人治瀝陽劉氏男子年二十餘病勞嗽咯血吐唾粘臭不可聞秋冬少緩春夏則甚寒熱往來日晡發作狀如痰瘧寢汗如水累服麻黃根敗蒲扇止汗汗自若也。又服寧神散寧肺散止嗽嗽自若也。戴人先以獨聖散涌其痰痰如雞黃汗隨涌出昏憤三日不醒時時飲以涼水精神稍開飲食加進乃與桂苓甘露飲人參半夏丸服之不輟數日乃愈。

又治東門高三郎咳嗽年半耳鳴三月矣嗽膿血面多黑黥身熱喉中不能發聲戴人曰嗽之源心火之勝也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冬水既旺水溼相接隔絕於心火火不下降反而炎上肺金被燥發而為嗽金燥既久聲不能發醫者補肺腎皆非也令備西瓜冰雪等物乃用涌泄之法繼以去

溼之藥病日已矣。

丹溪治一男子三十五歲因連夜勞倦不得睡感嗽疾痰如黃白膿嗽聲不出時初春大寒醫與小青龍湯四貼覺咽喉有血腥氣上逆遂吐血線自口中左邊出一條頃遂止如此每一晝夜十餘次診其脈弦大散弱左大為甚人倦而苦于嗽丹溪云此勞倦感寒因服燥熱之劑以動其血不急治恐成肺痿遂與參芪朮歸芍陳皮炙甘草生甘草不去節麻黃煎成入藕汁服兩日而病減嗽止卻於前藥去麻黃又與四貼而血證除脈之散大未收飲人亦倦甚食少遂於前藥去藕汁加黃芩砂仁半夏至半月而安。

丹溪治一人年五十餘患咳嗽惡風寒胸痞滿口稍乾心微痛脈浮緊而數左大於右蓋表盛裏虛問其素嗜酒肉有積後因接內涉寒冒雨忍飢繼以飽食酒肉而病先用人參四錢麻黃連根節一錢五分與二三貼嗽止寒除改用厚朴枳實青陳皮瓜蒌半夏為丸參湯送下痞除。



震按咳嗽痰血聲不出。今人不過養陰清肺而已。有敢用吐下藥者哉。又敢用參芪歸朮麻黃者哉。至如暴嗽惡風寒。其脈證皆屬表邪。而其因則係裏虛。今人不過輕劑散之和之而已。敢以人參麻黃並用哉。然非麻黃人參並用。勢必淹纏日久。合於傷風不醒積成癆之說矣。可見善醫者法門廣大無邊。不善醫者小心與大膽均悞也。

汪石山治一婦年三十。質弱。產後咳嗽痰臭。或作肺癰。治愈劇。兩脚漸腫。至膝。大便溏泄。小腹脹痛。午後發熱。面紅氣促。不能向右卧。汪診脈虛小而數。曰。凡咳嗽左右向不得眠者。上氣促下泄瀉者。發熱不為瀉減者。皆逆候也。按此病原於脾。經曰。脾主諸臭。入肺為腥臭。入心為焦臭。入肝為臊臭。入腎為腐臭。自入為穢臭。蓋脾不能運行。其溼溼鬱為熱。釀成痰之臭也。經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脾虛則肺失所養。氣劣行遲。壅遏道路。故咳嗽氣促。不能右卧也。脾虛必奪母氣。以自養。故心虛發熱。而見於午也。脾主溼。溼勝則內滲於腸胃。為溏泄。外滲於肌肉。為浮腫。今用人參甘草補脾。為君。芪

苓滲溼為臣。麥冬保肺氣。杏仁安心神。為佐。陳皮前胡消痰。下氣為使。東壁土受陽氣最多。用之為引。蓋土能解諸臭。亦能補土。取錢氏黃土湯之義也。服一貼。前病畧減。病者喜。汪曰。未也。過時失治。午後發熱。真陽脫矣。泄而脚腫。脾氣絕矣。必數服。後無反覆。方是佳兆。

震按難經本文。心主臭。入肝為臊臭。入腎為腐臭。入脾為香臭。蓋腐即穢也。汪公以臊臭作腐臭。香臭作穢臭。換易字面。牽合已說。殊屬未妥。何不於釀成疾臭之下。繼之曰。脾虛則土陷水中。反現所勝之臟之臭。而穢也。第其立方。專主於補。不用清熱藥以解臭。而佐東壁土以解臭。洵是高手。又按脾臭主香者。如無病人。見飲食自有馨香氣味。即脾臟本體之臭為用也。若病人。見飲食不以為香。反以為惡。是脾失其職。體變而用亦變也。此義汪公未曾詳說。

一人年十九。面白質弱。因勞思夢遺。遂吐血碗餘。自是微咳。倦弱。後忽身發大熱。出疹。疹愈。陰囊痒甚。搓擦水流。敷以壁土。囊腫如蠶。遂去土。以

五倍子。塗少蜜。炙燥。為末。敷之。遂愈。復感風寒。其嗽尤甚。繼以左右脇痛。石山診其脈虛而數。外證畏風寒。嘔惡。倦動。糞澹。氣促。曰。此金極似火也。夫心屬火而藏神。腎屬水而藏志。二經俱屬少陰。而上下相通。今勞思則神不寧而夢。志不寧而遺。遺則水不升。而火獨亢也。肝屬木。主藏血。其象震。震為雷。心火既亢。同類相應。引動龍雷之火。載血而溢出於上。竅矣。肝脈環遠。陰器亦因火擾而痛。痒腫脹也。火勝金。故肺經虛而乾咳。皮毛為肺之合。更因火鬱而發疹。大腸為肺之府。故亦傳導失宜。而糞澹。金虛不能平木。木火愈旺而凌脾。脾虛則嘔惡。食減。經曰。壯火食氣。脾肺之氣為壯火所食。故倦於動作而易感風寒也。經言兩脇者。陰陽往來之道路也。為火阻碍。則氣不利而痛矣。然火有虛有實。有似火而實非火。故經言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此治火大法。前證之火皆虛火也。非水溼所能折。惟甘溫之劑可以祛除。且經言形寒飲冷則傷肺。又謂脾胃喜溫而惡寒。當用甘溫健其脾。則肺經不虛。而咳嗽氣促自愈。肝木有制。

而咳嗽吐血自除。虛妄之火亦自息矣。以參芪各四錢，神麩、山楂各七分，白朮、麥冬、貝母各一錢，甘草五分，炒乾薑四分，服十餘貼，脈數減，嗽漸平。震按此證似宜養陰，其復感風寒，似宜清理，即見識高者，亦必先以輕劑解表，後用養陰健脾，乃汪公竟進參芪各四錢，佐乾薑少許，豈今人所能及哉？脈數減，嗽漸平，信非熟地、阿膠所能勝任。

薛立齋治儒者張克明咳嗽，用二陳、芩、連、枳、殼、胸、滿、氣、喘、侵、晨、吐、痰、加、蘇、子、杏、仁、口、出、痰、涎、口、乾、作、渴、薛曰：侵晨吐痰，脾虛不能消化飲食也。胸滿氣喘，脾虛不能生肺金也。涎沫自出，脾虛不能收攝也。口乾作渴，脾虛不能生津液也。遂用六君炮薑肉果補脾，更用八味丸以補土母而愈。

震按此條不載脈象，以意度之，脈必虛數。觀前醫之用芩連，脈數可知矣。若脈虛軟不數，誰不能用六君八味哉？汪薛二公高處在此，然又不可奉為秘訣，請閱後述諸案，便知法非一例。

附韓飛霞旅寓北方，夏秋久雨，天行咳嗽，頭痛，用天水散，以葱薑湯調。

服應手取效。日發數十斤。此蓋甲巳土運溼令痰壅肺氣上竅。但瀉腸  
胱下竅而已。不在咳嗽例也。

李士材治太學史明彝。經年咳嗽。歷醫無效。自謂必成虛癆。李曰。不然。脈  
不數不虛。惟右寸浮大而滑。是風痰未解。必多服酸收。故久而彌盛。用麻  
黃杏仁。半夏。前胡。桔梗。甘草。橘紅。蘇子。五劑。知十劑已。

張遠公三年久嗽。服藥無功。委命待盡。偶遇士材。而乞診。李曰。飢時胸中  
痛。否。遠公曰。大痛。視其上唇白點如粉者。十餘處。此蟲嚙其肺。用百部膏  
一味。加烏梅。檳榔。與服。不十日而痛若失。咳頓止矣。令其家人從淨桶中  
覓之。有寸白蟲四十餘條。自此不復發。

孫東宿治許卓峯。多酒多怒人也。上吐血。下溲血。咳嗽聲啞。醫皆以為瘵。  
辭不治。孫診其脈。左關弦大。右寸下半指累累如薏苡子狀。乃曰。此有餘  
證也。作瘵治者非。蓋其人好酒。酒屬溼熱。助火生痰。火性炎上。迫肺不降。  
積而生痰。壅於肺竅。以致失音。此痰壅之啞。非肺痿之啞也。其性又多怒。

怒氣傷肝。故血妄行而不歸經。以致吐血尿血。法宜清熱開鬱。化痰導血。歸原。若二地二冬輩滋陰之藥。反助其塞。而益其熱。聲音何由而開。況血隨氣行。氣不清。血又何得歸原哉。乃用滑石青蒿解酒熱。為君。貝母鬱金山梔仁香附開鬱。為臣。杏仁桔梗丹皮丹參小薊甘草化痰清血。為佐使。服十貼。血果止。又以貝母一兩童便浸一日。為末。柿霜等分。時時抄舌上化下。五日而聲音爽矣。

張路玉治包山金孟珍。正月間。忽咳吐清痰。咽痛。五六日後。大便下瘀晦血甚多。延至十餘日。張診其脈。六部皆沈弦而細。此水冷金寒之候也。遂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其血頓止。又與麻黃附子甘草湯。咽痛亦可。而覺心下動悸不寧。詢其受病之源。乃醉卧渴引冷飲所致。改用小青龍去麻黃加附子。悸即止。效亦大減。但時吐清痰一二口。乃以桂酒製白芍入真武湯中。與之。咳吐俱止。尚覺背微惡寒。倦怠。更與附子湯二劑而安。

震按。咽痛下血。不以風火治。而以辛溫燥熱藥。始終獲效者。由其善於

識脈也

又治禮科姜如農長媳喘效無痰灼熱自汗而懷妊七月先曾服和解清肺藥二十餘劑其效轉劇胎漸不安邀張診之六脈皆濡大無力右手寸關獨盛而濇曰此熱傷肺氣也反與和解藥逼令汗出致肺氣益燥而效逆愈甚不得已復用苦寒折之則火轉鬱伏而不散也遂用大劑姜蕤及川芎杏仁白薇甘草取姜蕤湯之半更以當歸桔梗五味黃芪益氣生津固肌斂肺二劑汗止效減胎亦向安更加生訶子皮四劑而痊

又治吳佩玉次女傷風咳嗽先前自用疏風潤肺止咳之藥不應轉加嘔渴咽痛石頑診之六脈浮滑應指因與半夏散三啜而病如失或問咳嗽咽痛而渴舉世咸禁燥劑今用半夏輒效何也曰用藥之權衡非一言而喻也凡治病必求其本此風邪挾飲上攻之暴嗽故用半夏桂枝開通經絡迅掃痰涎兼甘草之和脾胃而致津液風痰散營衛通則咽痛燥渴自已設泥其燥渴而用清潤滋其痰溼經絡愈壅津液愈結燥渴咽痛愈無

盜字矣。不獨此也。近世治風寒咳嗽。雖用表藥。必兼桑皮黃芩花粉。甚則知槩之類。少年得之。必種吐血。虛損之根。中年以後得之。多成痰火。喘嗽之患。然此輩之妙用。在於預為地步。診時泛謂陰虛。防變不足之證。初時元氣未衰。服之邪熱暫伏。似覺稍可。久之真氣漸傷。轉服轉甚。安慮其不成虛損耶。及見吐血。則不問何經府藏。屬火屬傷。血之散結。色之晦鮮。瘵之有無。概以犀角地黃寒涼止截之劑投之。致血畜成根。向後或二月一月一發。雖日服前藥不應矣。凡此之類。未遑枚舉。嘗見一人患項腫發熱。延傷寒家視之。則曰大頭傷寒。以表藥發之。并頭亦脹。確然大頭無疑矣。病家以其治之益甚。又延雜證家視之。則曰溼熱痰火。以裏藥攻之。則頭與項前左半皆消。但項後右側偏腫。則又確乎非大頭而為雜證矣。病家又以腫在偏傍。疑為癰毒。更延癰疽家視之。則曰對口偏疽。以托裏敷外藥治之。則氣血益滯。熱不得泄。鬱過竟成潰瘍矣。本一病也。治之迥異。證亦屢遷。可見其病隨藥變之。不誣耳。第末俗所趨。非此不足以入時。何怪



乎聖人性命之學。淪胥不返。遂至若是耶。

震按張公此論。曲盡時醫醜態。然謂表藥必兼桑皮。芩粉。血證必用犀角。地黃。恐不至衆人皆醉如此。至於病隨藥變。實有其事。所以舊有不服藥為中醫之說。若欲見病知源。投藥輒效。隨其寒熱虛實。應以溫涼補瀉不執一法。不膠一例。變化生心。進退合轍者。其惟丹溪先生乎。丹溪則藥隨病變。病隨藥愈。宜有病隨藥變。藥為病困之理哉。臨證指南咳嗽門。方法大備。溫涼補瀉皆全。而輕鬆靈巧處。與丹溪未易軒輊也。

喘

朱丹溪治一人。病喘不得卧。肺脈沉而澇。此外有風涼溼氣。過其內。熱不得舒。以黃芩陳皮木通各一錢五分。蘇葉麻黃桂枝各一錢。生薑黃連各五分。甘草二分。煎服數貼而愈。

又治吳輝妻。孕時足腫。七月初旬。產後二日。因洗浴。即氣喘。但坐不得卧者。五月矣。惡寒得暖稍寬。兩關脈動。尺寸皆虛無。百藥不效。朱以丹皮桃

仁桂枝茯苓乾薑五味枳實厚朴桑皮紫蘇瓜蒌實煎服一服即寬三服得卧病如失蓋作汚血感寒治之也

震按首案宜用定喘湯此方尚未妥貼以黃連與沈瀆脈不合也次案用藥似雜而與病情恰對毫無可議丹溪尚有一案身痛與氣喘並作已收在痛風門可以同閱

汪石山治一人體肥色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卧汪診之脈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脈洪可治也脈結者痰碍經隧耳宜用生脈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用三拗湯五拗湯勢漸危於是復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

又治一婦人年五十餘素有嗽病忽一日大喘痰出如泉身汗如油脈浮而洪似命絕之狀令速用生脈散一貼喘定汗止三貼後痰亦漸少再於前方加瓜蒌實白朮黃芩當歸芍藥服二十貼而安

又一人年踰六十病氣喘汪診之脈皆緊緊如蛛絲曰病不出是夜矣果

如期而逝。

震按石山三案以脈洪為可治。脈微細為不治。所當着眼。

又一人形長色蒼瘦年四十。每秋涼病痰嗽氣喘不能卧。春暖即安。病此多年。醫用紫蘇薄荷荊芥等以發表。用桑皮石膏半夏等以疏內。雖暫輕可。不久復作。汪診之。脈頗洪滑。此內有鬱熱也。秋涼則皮膚緻密內熱不能發泄。故病作矣。內熱者病本也。今不治其本。徒用發散以虛其外。則愈不能當。風寒疏內以耗其津。則愈增鬱熱之勢。遂進三補丸加大黃。貝母瓜蒌丸服。仍令每年立秋先服滾痰丸四十粒。病漸安。又一婦年五十。形色脆弱。每遇秋冬。痰嗽氣喘。自汗體倦。或惡心作嘔。汪診之。脈皆浮緩而濡。曰表虛不禦。風寒激內之鬱熱。而然。遂用參芪各三錢。麥冬白朮各一錢。黃芩歸身陳皮各七分。甘草五味各五分。煎服十餘貼而安。次年秋間滯下。腹痛後重。脈皆濡細稍滑。汪曰。此內之鬱熱欲下也。體雖素弱。經云有故無殞。遂以小承氣利兩三次。腹痛稍除。後重未退。再以補中益氣加

枳殼黃芩芍藥煎服仍用醋澆熱磚布裹坐之而愈。

震按秋涼喘嗽之證近日甚多。若外寒束其內熱。不過此證中之一種耳。然已虛實不同如此。故必辨之以脈。乃無差悞。

李士材治宋敬夫令愛中氣素虛。食少神倦。至春初忽然喘急。悶絕。不知人手足俱冷。咸謂立斃矣。李曰。氣虛極而金不清肅。不能下行。非大劑溫補。決無生理。遂以人參一兩。乾薑三錢。熟附子三錢。白朮五錢。一服即甦。後服人參七觔餘。薑附各二觔。遂全愈。不復發。

又治孫芳其令愛。久嗽而喘。凡順氣化痰清金降火之劑。幾于遍嘗。絕不取效。一日喘甚煩躁。李視其目則脹出。鼻則鼓扇。脈則浮而且大。肺脹無疑矣。遂以越婢加半夏湯投之。一劑而減。再劑而愈。李曰。今雖愈。未可恃也。當以參朮補元助養。金氣使清肅。令行。竟因循月許。終不調補。再發而不可救矣。

文學顧明華。十年哮喘。百藥無功。診其兩寸。數而濇。李曰。濇者。痰火風寒。

久久盤踞根深蒂固矣。須補養月餘。行吐下之法。半年之間。凡吐下十次。服補劑百餘。遂愈。更以補中益氣為丸。加雞子。秋石。服年許。永不復發。

震按士材三案。一用大劑溫補。一用疏解化痰。一用吐下。閒以補養。三法如鼎足。治病無偏欹。

孫東宿治少司空凌繹泉年已古稀。原有痰火之疾。正月初。因勞感冒。內熱咳嗽。痰中大半是血。鼻流清水。舌胎焦黃。芒刺。語言強硬。不清。大小便不利。喘急不能睡。亦不能仰。以高桌安枕。日惟額伏枕上而已。醫治半月。不瘳。孫診之。兩手脈浮而洪。兩關滑大有力。知其內有積熱。痰火為風邪所閉。復為怒氣所加。故血上逆。議者以高年見紅脈。大發熱為懼。孫曰。此有餘證。諸公認為陰虛。而用滋陰降火。故不瘳。法當先驅中焦痰火。積熱後。以地黃補血等劑。收功可也。乃以瓜蒌石膏各三錢。半夏麩橘紅桑皮。前胡杏仁酒芩蘇子水煎。沖萊菔汁。一小盞。一劑而血止。次日診之。脈仍浮而洪大。尚惡寒。此因先時不解表。竟用滋陰。又加童便降下太速。以致

風寒鬱而不散。故熱愈甚也。改以定喘湯一劑而喘減。二劑而熱退。不惡寒。再診之。兩手浮象已無。惟兩關脈鼓指。此中焦痰積膠固。不可不因其時而疏導之。以清中丸同當歸龍薈丸共二錢進之。其夜下稠粘穢積甚多。予憶丹溪有云。凡哮喘火盛者。白虎湯加黃連枳實有功。正此證對腔法也。與十劑外。以清中丸同雙玉丸夜服調理而安。

震按此人以富貴之體。古稀之年。不能卧又半月之久。亦殊危矣。乃竟用消痰發表清火行滯重劑收功。可見病無一定之局。祇恐棄活着而走死着。又防活着認得不清。必以半攻半補。不攻不補為持重之法。仍是死着也。後案喻公之蛤蚧二十枚。人參十兩。可謂棋逢敵手。

喻嘉言治施眉蒼。肺痿喘嗽吐清痰。肢體痿軟不能舉動。脈來虛數。以蛤蚧二十枚酒浸酥炙。人參黑參各十兩。蜜丸。時時噙化。不終劑而痊。

孫起伯肺脹服耗氣藥過多。張路玉診之。脈浮大而重按豁然。飲食不入。幸得瀉清便堅。與局方七氣。每劑用人參三錢。肉桂半夏麩炙甘草各一

錢生薑四片。四劑霍然。蓋肺脹實證居多。此脈虛大。不當以尋常論也。又治一尼肺脹喘鳴肩息。服下氣止嗽藥不應。漸至胸腹脹滿。脈得氣口弦細而濇。此必勞力氣上。悞飲冷水傷肺。肺氣不能收斂所致也。遂與越脾湯減麻黃。加細辛葶藶。大瀉肺氣而安。

震按此方加減最巧。上案用七氣湯成方。亦巧。觀其論脈溯因而細。心體貼之。乃知其巧。予邑有友范君。哮喘已久。向用金匱腎氣丸。時效時不效。吳門繆松心先生診之曰。伏飲內踞有年。明是陽衰濁泛。但綿延日久。五旬外痰中雜以血點。陰分亦漸損傷。偏剛偏柔。用藥兩難。措置做金水六君煎。意用熟地炭四錢。當歸炭一錢。茯苓三錢。炙草四分。川貝一錢半。青鹽陳皮一錢。淡菜漂三錢。杏仁三錢。去皮尖鹽水炒。半月後復診。晨用金匱腎氣丸以治本。晚服苓桂朮甘加味以治標。生於朮米泔浸切片曬。三兩粗桂木曬八錢。炒半夏二兩。雲苓三兩。炙草六錢。杏仁霜一兩六錢。鹿脊骨三兩。用麻黃四錢煎湯炙。北細辛三錢曬水。

泛丸。此證向來背脊畏寒。甚則哮喘。服此方而畏寒除。隔三年。忽起淋濁。莖中痛脹。繆曰。此新病。以瀉丙出壬為正治。但素有痰飲。滋膩之品。傷陽助溼。究非所宜。當變法治。庶與本證無碍。羊脊骨五錢。小木通一錢。鹽水炒黃檗三分。生甘草稍五分。赤白茯苓各半。三錢水飛。辰砂五分調入。服三劑。淋濁即愈。半年後。改定丸方。曰。飲路中焦。歷年已久。前主溫煦太陽寒水之臟。與病機極合。用藥可無事。更張第弱。管有精淋。由來已非旦夕。雖云腎氣不堅所致。其降多而升少。亦非所宜。今造一方。以兼顧之。嫩毛鹿角二兩。鎊羊脊骨三兩。炙黃打碎。生菟絲子三兩。曬。北細辛三錢。曬。生黃芪皮一兩。五錢。曬。蜜水炙麻黃三錢。桂枝粗木七錢。曬。生於朮米泔水浸。曬乾。三兩。茯苓三兩。曬。炙黑甘草五錢。炒黃半夏一兩。五錢。杏霜一兩。五錢。橘紅一兩。曬。為末。用苡仁煮漿糊。丸。後隔數年。已六旬餘。換丸方。用熟地四兩。水煮。歸身一兩。五錢。製半夏炒黃一兩。半。雲苓三兩。橘紅曬一兩。炙黑甘草五錢。生白朮三兩。米泔水



浸生用。嫩毛鹿角一兩五錢。蛤蚧兩對。去頭足。炙熟。附子七錢。淮牛膝一兩四錢。生左牡蠣二兩。研細水飛。羊脊骨三兩。炙黃打碎。杏仁三兩。去皮尖油。北細辛三錢。曬澤瀉一兩五錢。炒為末。苡仁煮漿搗丸。以上諸方。攝納腎陽。溫通督脈。疏刷肺氣。開豁濁痰。標本悉能照顧。巧更極矣。宜乎服之。而宿疾全瘳也。

### 喘脹

羅謙甫治不湊吉。元帥夫人。年踰五旬。身體肥盛。值八月中霖雨不止。因飲酒及潼乳過度。遂病腹脹。喘滿。聲聞於外。不得安卧。大小便澁滯。氣口脈大。兩倍於人。迎關脈沈緩而有力。因思霖雨之溼。飲食之熱。溼熱大盛。上攻於肺。所謂盛則為喘也。邪氣盛則實實者宜下之。為制平氣散。內經云。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白牽牛苦寒瀉氣。分溼熱。上攻喘滿。故用二兩半。生半熟。以為君。陳皮苦溫體輕。淨理肺氣。用五錢。青皮苦辛平。散肺中滯氣。用三錢。以為臣。檳榔辛溫性沈重。下痰降氣。亦用三錢。大黃

苦寒。蕩滌滿實。用七錢。以為使。未服三錢。生薑湯調下。兩服而喘愈。止有胸膈不利。煩熱口乾。時時咳嗽。以瀉白散加知母黃芩桔梗青皮全愈。程明佑治張丙中滿氣喘。眾醫投分心氣飲舟車丸。喘益甚。一醫作氣虛治。以參芪補之。喘急瀕死。程診其脈沈而滑。曰。此痰病也。痰滯經絡。藏府否塞。致生臌脹。投滾痰丸。初服。腹雷鳴。再服。下如雞卵者五六枚。三服喘定。氣平。繼以參苓平胃散。出入三十日而安。

一富翁素強健。忽病喘滿。不咳不吐痰。日久腿脚陰囊盡水腫。倚卧肩息。困極。王中陽曰。非水證也。但胸膈有敗痰。宜服滾痰丸。彼不信。針刺放水。備嘗諸苦。年餘。忽吐臭痰。復詣王。王與龍腦膏一料。服未盡而愈。

震按。脹而兼喘。病勢急矣。必非輕劑所能治。此三條是實證治法。若虛寒證。當重用桂附。如天真丸。黑錫丹。金液丹之類。皆可類推。不得以五子五皮。沈香。椒目等。為穩當法也。

沈宗常治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脈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

食羊脂。沈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

震按：是案較沈誠。莊治蕭籀嗜乳酪致病，用濃茶頻飲得愈。彼如昭文之鼓琴，此如師曠之枝策矣。

### 腫脹

莊季裕云：予自許昌遭金兵之難，憂勞艱危，衝冒寒暑，遂感痲瘧。八月起病，至次年春末尚苦跗腫腹脹，氣促不能食，而大便利，身重足痿，杖而後起。得陳了翁專為灸膏肓俞。七日內灸三百壯，即胸中氣平，腫脹俱損，利止而食進。後又加百壯，諸證盡痊。以至康寧。時親舊見此殊功，灸者數人，宿疴皆除。孫真人謂若能用心方便，求得其穴而灸之，無疾不愈，信不虛也。

震按：古人治病多用針灸。今則針灸有專家，凡診脈處方者，反以卑術視之，不知處方易而針灸難。蓋切脈與取穴同一難，而取穴之難尤難於切脈也。孫真人之言誠為格言。

宋有里醫為李生治水腫以藥飲之不效以受其延待之勤一日忽為灸水分穴與氣海穴翌早觀其面如削矣因思明堂云若是水病灸大良以此穴能分水不使妄行故耳

震按水分穴可灸不可針考資生經曰水腫惟得針水溝若針餘穴水盡即死此明堂銅人所戒也庸醫多為人針水分殺人多矣又千金方曰凡水病忌腹上出水出水者一月死而今有專門治腫脹者用銅管子從臍下刺入出水如射頃刻盈缶腹脹即消以此水露一夜明晨視之浮面者是清水中央者是淡血沈底者是脂膏蓋病者清濁不分氣血皆變為水決而出之去水即去其氣血也雖一時暫快或半月或一月腫脹仍作再針之亦死不針之亦死矣孫真人之言預知有此詭術耳

張子和云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寒熱更作而時嘔吐且三載矣師覘符咒無所不至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

一犬役死磔於大樹下遺腥在根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瞶不知人枕于根側口中蟲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以兩袖裹其手按蟲頭極力出之且二尺許重幾觔剖而示人其婦遂愈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法耳。

震按此妄言也蛇長二尺重幾觔何以不嚙破腸胃耶子和不過引為偶得吐法耳然荒唐無證所謂吐下之神功大率類此又閱孫一奎與吳生問答一條載生之堂嫂病臑三載腹大如箕時或脹痛四肢瘦削三吳名醫歷治不瘳吳俗死者多用火葬燒至腹忽響聲如炮蟲從腹中爆出高二三丈燒所之天為昏俄而墜地細視之皆蛇也不下千萬大者長尺餘蟲腹中復生小蟲甚多不可數而一奎又於萬曆癸巳至淮陰有王鄉官者其年十六新娶後腹脹大按之有塊形如削瓜四肢瘦削發熱晝夜不退已半年矣醫惟以退熱消脹之劑投之其脹愈甚其熱愈熾喉中兩耳俱瘡診之脈滑數其唇則紅其腹則疼又多嗜

肥甘因思諸凡腹痛者唇色必淡不嗜飲食今其若此得非蟲乎遂投以阿魏積塊丸服之果下蟲數十大者二一紅一黑長尺餘蟲身紅綠自首貫尾蟲腹中復有蟲大者數條小者亦三四條蟲下則熱漸減脹漸消三下而愈始信吳生之言為不虛震觀此二則較子和之說稍覺近理然虬蟲不下千萬數亦屬荒唐第其辨證則佳矣較之客座新聞載江陰訓導治生員腹脹曰脈洪而大溼熱生蟲之象況飲食如常非膨脹也以石榴椿樹兩項東行根皮加檳榔各五錢煎服瀉下一長蟲而愈者相似

儒門事親又載蹴陶張承應年幾五十腹如孕婦面黃食減欲作水氣或令服黃芪建中湯及溫補之劑小溲涸閉從戴人療焉戴人曰建中湯攻表之藥也古方用之攻裏已誤也今更以此取積兩重誤也先以涌劑吐之置火於其傍大汗之次與猪腎散四錢以舟車丸引之下六缶殊不困續下兩次約三十餘行腹平軟健啖如昔常仲明曰向聞人言瀉五六缶

人豈能任。及問張承應。渠云果然。乃知養生與攻疴。本自不同。今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

附周恭醫說續編云。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特麻徵君文之耳。丹溪曰。脾虛不能行濁氣。氣聚則為水。水潰妄行。當補脾氣。自能健運。得以升降。運其樞機。則水自行。此千古聖人之至言也。奈何云補劑療病。宜乎不效。夫人之所賴以生者。元氣為之耳。苟不顧元氣。專行峻利之藥。能免虛虛之禍耶。震按此段。駁得極是。即就本條。謂建中為攻表之藥。古人誤用以攻裏。已屬可笑。方義未明。浪指為攻。可見子和治病。止有攻之一字。不必以麻徵君代為之諱也。

丹溪曰。楊兄年近五十。性嗜酒。病瘧半年。患脹病。自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脈弦而澇。重則大。瘧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歸芍川芎為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濃湯飲之。一日服三次。彼亦嚴守禁忌。一月後瘧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雖稍

有加減大意只是補氣行溼而已。

又治一女子稟厚患胸腹脹滿自用下藥利十數行脹滿如故脈皆大按則散而無力朱曰此表證反攻裏當死賴質厚時又在室可救也但壽損矣以四物加參朮陳皮炙甘草煎服至半月尚未退自用蘿蔔種煎浴一度又虛其表遂以前方去芍藥地黃加黃芪倍白朮大劑濃煎飲之又以參為丸吞之十日後乃得如初病時然食難化而自利以參朮為君肉果訶子為臣稍加陳皮山查為佐使粥丸吞之四五十貼而安。

又治陳時叔年四十餘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脈數而澀重似弱屬陰虛朱以四物湯加芩連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

震按丹溪三條一用參朮加血藥寒藥一用參朮加血藥溫藥一用血藥加寒藥用朮去參切貼脈證以治井井有條可為後世師法但前後兩條一嗜酒病瘡一嗜酒便血營陰先虧自當參用四物若女子脈大



而散何以不用附子。而猶用四物耶。總之丹溪善用補藥。慎用熱藥。其慎處亦極是。如述其友俞仁叔年近五十。得腹脹。自製禹餘糧丸服之。丹溪診其脈。弦濇而數。曰此丸新製煨煉之火邪尚存。溫熱之藥味太多。宜自加減。不可執方。病者曰。此方不可加減。服之一月。口鼻中出黑血。骨立而死。此先幾之見。亦難及矣。即此三證。皆以持久得愈。非老手斷不能。

項彥章治一女。腹痛脹如鼓。四體骨立。其六脈弦滑而數。項曰。弦為氣結。滑為血聚。此氣薄血室實邪也。其父曰。服芎歸輩血藥多矣。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一息不運。則血一息不行。故治血必先順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投蘇合香丸。三日而腰作痛。曰。血欲行矣。以硝黃逐之下。瘀數十塊而愈。又二女病同。一脈虛。一脈純弦。皆辭不治。果死。

震按。氣為血之先。血隨氣行。故攻瘀先以順氣。極是。然投蘇合香丸三日。而腰痛恐未必也。其得力處。仍賴硝黃耳。

虞恆德治一族兄素能飲酒年五十病通身水腫腹脹尤甚小便瀉而不  
利大便滑泄虞曰若戒酒色鹽醬尚可保全不然去生漸遠兄曰自今日  
戒起虞以丹溪法用參朮為君加利水道制肝木清肺金等藥十貼而小  
水長大便實腫退而安又半月友人勸之飲遂痛飲沈醉次日疾復如前  
虞曰不可為矣一月而逝。

震按此條以飲酒而病復發又一條以開鹽而病復發皆至於死故今  
專門治腫脹者開列戒單不可犯絲毫鹽醬考其義以鹽能助腎水之  
邪豆與麥麩助溼發熱也然胃氣旺者固能戒若胃氣弱者食難進而  
漸減亦當顧慮張路玉用伏龍肝泡水澄之入青鹽以代食鹽用淮麥  
為麩同赤豆作麩而成醬其法甚巧似可通融。

薛立齋治一男素不善調攝唾痰口乾飲食不美服化痰行氣之劑胸滿  
腹脹痰涎愈甚服導痰理脾之劑肚腹膨脹二便不利服分氣利水之劑  
腹大脇痛不能睡卧服破血消導之劑兩足皆腫脈浮大不及於寸口朝

用金匱腎氣丸夕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前丸月餘諸證漸退飲食漸進再服月餘自能轉側又兩月而能步履卻服大補湯還少丹又半載而康後稍失調理其腹仍脹服前藥即愈

震按立齋此法為脹滿虛證的對之方與下條石山所用香連丸雖出兩路各能奏功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四十瘦長善飲診之脈皆洪滑曰可治脈訣云腹脹浮大是出厄也此溼熱太重宜遠酒色可保終吉遂以香連丸今日吞三次每服七八十九月餘良愈

又治一人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胞腹大如箕脚腫如槌飲食減少汪診之脈浮緩而濡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家人駭曰水勢如此視者不曰通利則曰滲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深耶汪曰經云水極似土正此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洩則下多亡陰腎水益耗是愈傷其本病而增溼土之勢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乎

遂令空腹服地黄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檗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而愈。

震按汪公論病甚佳。用藥非是。就此脈證宜六君子湯送濟生腎氣丸。何反用地黃丸四物湯。陰溼柔粘之藥。豈以脈之緩濡為溼熱。故更佐以黃檗耶。三十貼愈。未敢深信。

一婦形弱瘦小。脈細濡近駛。一婦身中材頗肥。脈緩弱無力。俱病鼓脹。大如箕。垂如囊。立則遮欄兩腿。有碍步履。石山視之曰。腹皮寬絕已足。非藥可飲也。惟宜安心寡慾以保命耳。後皆因產而卒。或曰。病鼓脹有孕。何也。汪曰。氣病而血未病也。產則血亦病。陰陽兩虛。安得不亡。又一婦鼓脹如前。越十餘年無恙者。由寡居無所損也。

震按此案可以警世。女子如此。則男子有脹病而不絕慾者。豈不速其死耶。

趙氏或問曰。松江一男子。年三十餘。胸腹脹大。發煩躁渴。面赤。不得卧而

足冷。余以其人素飲酒。必酒後入內。奪於所用。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上逆。逆則陰氣在上。而為臍脹。其上焦之陽。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於上。故發煩躁。此因邪從下上而盛於上者也。於是用吳茱萸附子人參輩以退陰逆。冰冷飲之。以解上焦之浮熱。入咽覺胸中頓爽。少時腹中氣轉如牛吼。泄氣五七次。明日其證愈矣。

震按準繩及治法彙。皆引此條。以其議論高爽。能發內經之精微也。惜不言脈。愚意其脈必細而緊。或沈而濇也。若滑大數實。則此方不可用矣。喻嘉言治劉泰來年三十二歲。面白血體豐。夏月常用冷水灌汗。坐臥巷曲當風。新秋病瘧。截早變成脹滿。二便俱閉。氣喘不食。能坐不能臥。能俯不能仰。勢甚危急。醫以二便不通。服下藥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喻曰。傷寒病因發熱。致津液枯槁。腸胃乾結。乃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失氣者。不可攻之。戒正恐悞。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不能統攝一

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大散其氣若不脹死定須腹破矣病者曰大黃服過二劑尚未見行奈何喻曰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交剝之界必大汗暈眩難為力矣急投理中湯用人參至三錢次日畧加黃連其脹大減猶以不大便為憂喻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糞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將大腸撐緊任憑極力努掙無隙可出耳吾當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也用五苓散藥纔入喉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

震讀此案不禁拍案叫絕祇恨不載脈象若何難以摩仿且案末不載脹愈并有慨嘆語氣想未必收功也但議論高爽不減趙氏並錄於此以作脹病之大訓天球

趙氏又曰嘉定沈氏子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脹醫治半月不效余診其脈六部皆不出也於是用紫蘇桔梗之類煎服一盞胸有微汗再服則身盡汗六部和平之脈皆出一二日其證悉平

傳滋治一人能大餐但食肉必泄忽頭腫目不可開膈如築足麻至膝惡風陰器挺長脈左沈重取不應右短小卻和滑令單煮白朮湯空心服探吐之後以白朮二錢麻黃川芎各五分防風三分作湯下保和丸五十九丸吐中得汗上截居多腫退眼開氣順食進以前方去麻黃防風加白朮三錢木通甘草各五分下保和丸五十九丸五日而安

江篁南次子素食少五月間因多食楊梅至六月遍身面目浮腫腹亦膨脹用蒼白二朮土炒為君木通赤苓澤瀉為臣半夏陳皮大腹皮桑白皮桔梗為佐蘇梗厚朴草果薑皮為使一日兩服另用紫蘇忍冬藤薤白種煎湯一日浴一次至四日腫脹消十之八乃用參苓白朮散以紫蘇煎湯調日服二次小水黃又加木通煎湯煎藥六貼後去紫蘇加木瓜滑石最後加連翹梔子八貼全愈

震按此三條皆和平淺近法。卻是醫門之布帛菽粟。斷不可缺。傳江二案。用藥加減及補瀉進退。又有細針密線道理。

附明成化閒欽天監臺官張景芳得腹脹病危劇遇一龐眉叟授以方用杏仁陳皮海螵蛸等分為末佐以穀樹葉槐樹葉桃枝各七件午時汲水煎三四沸至星上時再煎一沸患者就浴令壯人以手湯中按摩臍之上下百數少時轉失氣病即退矣震按此方不及江氏當合參之為更妙他如田螺大蒜車前草搗餅貼臍及蜘蛛隨藥中煎熟服之溺長脹退等說俱不見效故不錄

李士材治錢賞之遍體腫急臍突背平法在不治舉家堅請用藥以金匱腎氣丸料大劑煎服兼進理中湯五日不效乃以人參一兩生附三錢牛膝茯苓各五錢小便忽通進食計服人參四觔附子桂薑各觔餘而安

太學何宗魯夏月好飲水一日學院發放自早起候至未申為炎威所逼飲水計十餘碗歸寓便脹悶不能食越旬日脹如抱甕氣高而喘士材曰皮薄而光水停不化也且六脈堅實其病暴成法當利之遂以舟車丸每服三錢香薷湯送再劑而二便湧決如泉復進一錢五分腹減如故用六



君子十貼即愈。

震按此二案峻補急攻如獅子搏象全副神力。學者要看其病因。觀其論脈。即知前賢非鹿麕心大膽也。

又治光祿卿吳伯玉夫人患腹滿而痛喘急異常大便不通飲食不進醫用理氣利水藥二十日不效李診之脈大而數右尺為甚令人按腹手不可近乃曰此大腸瘕也脈數為膿已成用黃芪角刺白芷銀花甘草節之類加葵根一兩煎一碗頓服之未申痛甚至夜半而膿血大下昏暈不支即與獨參湯稍安更與十全大補一月而愈。

震按此案亦脹滿證中必不可少之案。

孫一奎治馬二尹年五十五過食鰻肉捲餅心腹脹痛市醫遽用硝黃下之大便不行脹痛愈增繼至者以木香檳榔凡大小承氣湯連服十日脹痛益甚粒米不進大便並不行小水亦僅點滴後醫以硝黃不效雜進備急丸白餅子十棗湯黑白丑之屬服數日不惟大便不行并小便點滴亦

無矣。脹不可言。眾醫大叫稱怪。一人為灸中脘三十壯。毫不為動。因斷三日。後當死。孫至觀其色蒼黑。神藏不露。聲音亮。惟腹大如覆箕。不能反側。診其脈。兩手皆滑大。兩尺尤有力。詢其病源。閱其前方。駭然以為未聞。未見也。因思一治法。先進香砂六君子湯。參朮各用二錢。眾醫皆驚。謂中滿脹痛。二便俱閉。如何用補。況蒼黑之人。尤忌參朮乎。孫曰。此非鼓脹證。乃內傷證也。當始傷時。猶在上高。法當用吐。經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不用吐。而用下藥。以傷其脾。脾傷則失運動之職。是以愈下愈傷。愈傷愈脹。脾氣全然不動。藥亦全然不行矣。故用六君子以醒其脾。香砂以助其運動。再用吐法。吐出前藥。始有生機。此方非治病。乃治藥也。且子非慮大便不行。獨慮行之不止耳。醫曰。求其行而不得。何以不止為慮。孫曰。君試思。常人能服硝黃幾何。巴豆牽牛幾何。今幸其未行。藥性未動。尚可為計。一行。而諸藥性動。譬瓶水底漏。其中能蓄點滴哉。危矣。醫又問。多服下藥。而大便不行。何也。孫曰。此易知之。始為食傷。繼為藥傷。所傷在上中二焦。

下元未損。故兩尺脈尚有神。氣難經曰：人之有尺，如樹之有根也。內經曰：腎者胃之關。蓋腎主大便，觀其色蒼黑，神藏氣固，皆由根本未動，賴此猶可為耳。服藥後腹中大痛，一奎謂其藥力已動，改用人參、蘆防風、蘆升麻、桔梗各三錢煎服，少頃用鷲翎探吐之前服藥物，一湧而出十數碗。病者喜曰：目前有光矣。此已時也。孫曰：酉時大便必行，可備人參數觔以備不虞。至午進至寶丹一貼，以溫中氣。未申間腹中汨汨有聲，濁氣下滾，頃刻腹寬數寸。至晚大便行一次，小水畧通。孫即用人參、白朮各五錢，炮薑三錢，茯苓二錢，陳皮一錢，木香、甘草各五分，令急煎服四鼓，又大便一次。小水繼至，脹痛漸減。次日大便瀉十餘次，因以是方煎丸並進，計瀉七十二日。服人參二觔餘而收功。

附喻嘉言治袁仲卿之子，仆水救出，大熱呻吟。兒科以驚風丸散與服，二日遂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頭軟息微。喻診之曰：脈無根，僅如蛛絲，不可為矣。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吞意。因思病雖因驚而得，其實跌

仆水中感冷溼之氣而發熱胃中食物不化當此夾食傷寒例治乃以金石寒冷藥鎮墜其邪深入臟腑神識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涼而不運所進之藥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轉積轉多以致胸高而突宜以理中藥運轉前藥或有生機即煎理中湯一盞灌入喉中大爆一口果然從前二日所受之藥一齊俱出胸突頓平頸亦稍硬但脈仍不出人亦不醒喻曰此為食尚未動關竅堵塞之故再灌前藥些少熱亦漸退乃用元明粉一味化水連灌三次下黑糞甚多繼以生津藥調理而愈震按以藥換藥與孫公先後一轍故併載於此以便覽

查少川向有哮喘每發時以麻黃石膏杏仁枳殼細茶太劑煎服立刻見效屢發屢服而嗜酒縱慾不避風寒漸至腹大如覆箕兩腿光腫如柱內外廉疥瘡中清水涓涓不絕腥氣逼人不能伏枕而卧者五月醫者駭辭不治孫東宿至見其坐高椅之上氣喘身熱又畏寒甚周圍環火五盆首戴絨帽籠以貂套套外復束一帕鼻用絨套籠之診其脈浮大無力睇其

色白中隱青。因問惡寒身熱從何時起。答以十日。孫曰：予得之矣。此病是氣虛中滿。法當溫補下元。人徒知利小水。不知小水不利者。由下焦之氣不充。不能滲從膀胱。故道而行。若利之急。則泛濫而橫流。肌膚下於陰囊。甚則脹裂崩塌而出矣。必待下焦元氣壯盛。斯能升降變化。水自行而脹自消耳。至如近來之惡寒身熱。由寒邪在表。而然合先散之。胸膈焦辣者。乃陰盛格陽。虛陽之火。被寒氣驅逼上行。非真熱也。亦待下元一溫。熱自下。行用蘇葉細辛羌活。防風蒼朮。陳皮白豆蔻。人參炙草。生薑一貼而得微汗。遂撤火盆。去首帕。獨鼻寒如初。乃用防風黃芪二兩煎湯。熏之一日。三熏。鼻套亦除。但嘔惡不止。用人參溫膽湯。加丁香一貼而止。又謂鯉魚能利水。一日盡二觔。半夜脹極。復告急於孫。孫曰：病勢如是。敢縱恣若此乎。等閒之劑。曷能消釋。沈思久之。以平胃散一兩入椒欖肉一兩煎服。兩劑而定。獨腹脹小水不利。不能仗枕為苦。乃以附子理中湯加砂仁補骨脂赤豆桂心連進四貼。小水畧長。繼以尊重丸。每服五丸。日三服。五日後。

小水通利。可貼席而睡矣。

震按此證甚險惡。用藥亦平庸。而投劑輒效。恐未必然。惟防芪薑法及平胃散加椒欖。二法頗巧。理中尊重二方。補瀉互用亦巧。

周慎齋治一人。腹脹時吐。小便利則大便秘。大便秘則小便閉。周曰。此證中氣實。故脹。濁陰不降而逆于上。故吐。清陽下陷。填塞下焦。故二便不能。齊通用炮薑三錢。溫中而健運。升麻一錢五分。升陽于下。吳茱萸一錢。降濁于上。八貼愈。

又治一女。脹而脈沈。用黃檗青鹽升麻而愈。門人問其故。慎齋曰。此因命門火鬱。使腎之真陽不升。心之真陰不降。故用黃檗以解命門壯火。使水中得升。其真陽用青鹽以潤心。使無邪火之熾。而得下。其真水。水火既濟。而復以升麻提其清氣。清氣一升。濁氣自降。而脾肺無內鬱之弊。脹證愈矣。蓋其本在腎。而標在心。故三藥奏效捷也。

震按慎齋立論最高。定方最奇。然以此三味治脹。殊未敢信。易思蘭治

茵脹亦用此方。則於理為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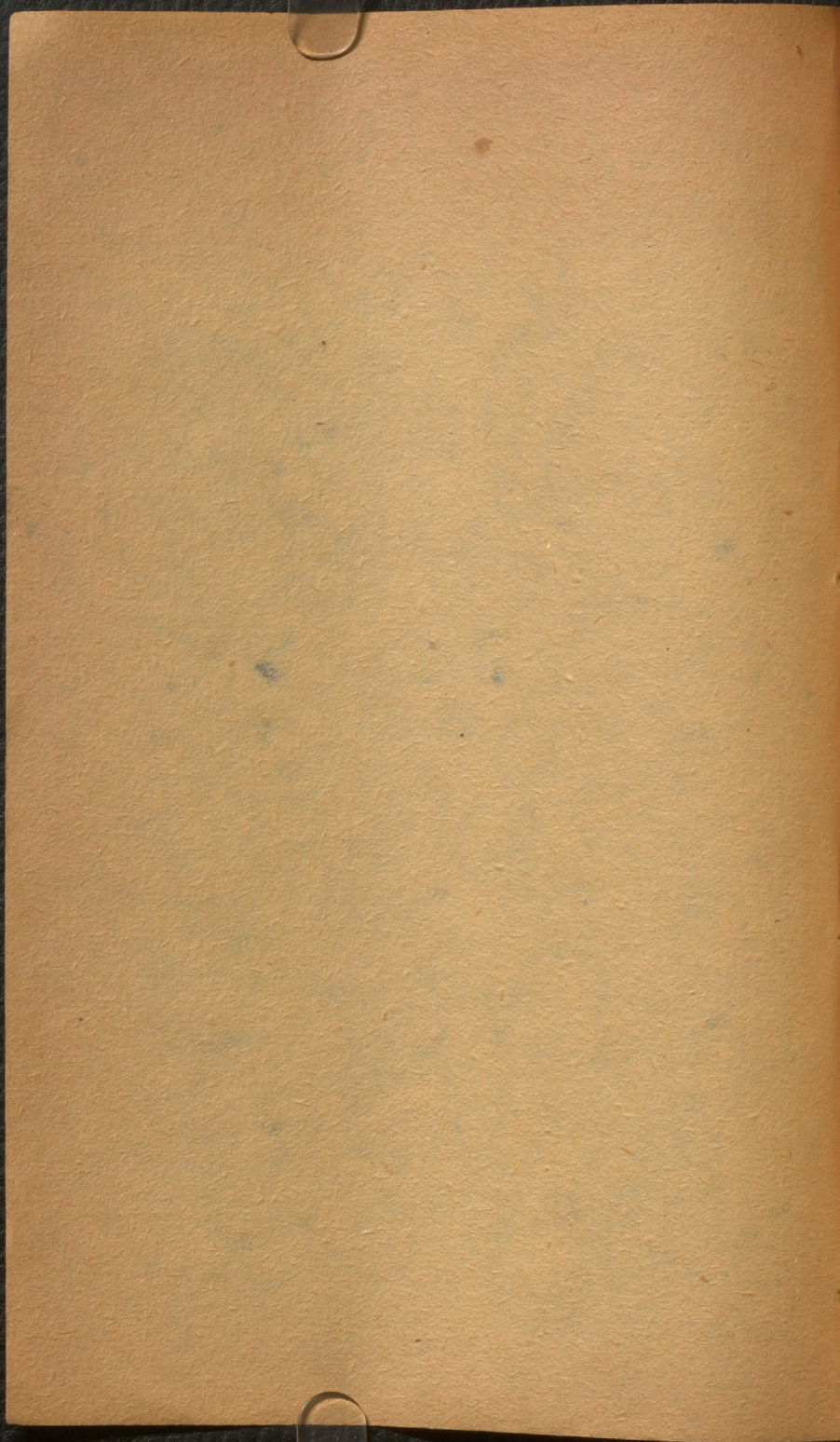
張路玉治王庸若嘔逆水腫溲便涓滴不通。或用五苓八正不應。六脈沈細如絲。因與金液丹十五丸。溺如泉湧而勢頓平。後以濟生腎氣培養而安。

李時珍治一士妻自腰以下跗腫。面目俱腫。喘急欲死。不能伏枕。大便溇泄。小便短少。脈沈而大。沈主水。大主虛。乃病後冒風所致。是名風水。用千金神祕湯加麻黃一服。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湯吞深師薰朮丸。二日小便長。腫消。十之七。調理數日全安。

震按金液丹神祕湯人所罕用而善用之。則各奏奇功。因思古方具在簡冊。特患尋不着。對頭帽子耳。又按神祕湯乃生脈散合二陳湯去麥冬。茯苓加紫蘇。桑白皮。桔梗。檳榔。以生薑三片為引。施於此證恰好。加麻黃更好。並非八寸三分通行之帽也。

古今醫案按卷五終





K 952

1909

v. 5